

# 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 歷史層次分析\*

杜佳倫\*\*

〔摘要〕

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閩語具有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兩類韻讀，兩類均具陰、陽、入相應的系統性特色，如下表：

韻讀	例字	閩南		閩東		閩北	
		泉州	漳州	福清	柘榮	石陂	建甌
甲	坐火啐	ə	e/ue	oi/uoi	oi/ue	o	o
	卵管頓	ŋ	uĩ	oŋ/uonŋ	oŋ/uonŋ	ueiŋ	əŋ
	奪刷骨	əʔ	eʔ	oʔ	ok	o	o
乙	稅吹飛	ə	ue	uoi	ue	ye	ye
	轉園吮	ŋ	uĩ	uoŋ	uoŋ	yiŋ	yiŋ
	說雪月	əʔ	ueʔ	uoʔ	uok	ye	ye

甲、乙兩類韻讀在例字的分布上，看似互補關係：甲類主要分布在 1 等字，乙類主要分布在 3 等字，依據歷史音韻結構特點來看，這兩類韻讀似乎應被分析為來自同一歷史層次，且該層次的 1 等字與 3 等字顯然韻讀有別。然而，3 等韻的部份例字有讀為甲類韻讀的參差表現，例如：閩南方言的「脆、絕、雪、甦」等，以

\*本文初稿在 2013 年 6 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辦的「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二十一屆年會 (IACL-21)」上宣讀，獲得與會學者諸多有益的批評與指正，讓本文後續得以增補、修正，在此致謝。特別感謝《文與哲》兩位審查委員詳細閱讀並提出寶貴的意見，使本文的討論更趨完善。本論文是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的經費資助，計畫名稱及編號是「閩語古合口韻類的歷史層次分析」(101-2410-H-110-063-)。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漳州為例韻讀為-e 或-eʔ，以及閩東方言的「髓、宣、選」等，以福清為例韻讀為-oi 或-on。以上參差表現，讓我們重新思考這兩類韻讀的歷史分層關係。

本文即以閩語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韻讀做為分析研究的對象，運用修訂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步驟，詳細辨析閩語三大次方言：閩南、閩東、閩北的韻讀對應規則，並延伸比較莆仙、閩中兩個具過渡色彩的次方言表現，藉由探究不等性的對應關係，釐清各地因內部語音變化或層次競爭所造成的韻讀變異情形；然後，運用系統性檢視的方法，亦即根據韻讀對應規則的音韻系統特點，包括音讀特性與音韻分合關係，來進行歷史分層的工作，深入探討歷史層次所反映的時空來源問題。本文分析研究的結果，甲、乙兩類韻讀雖同樣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但分屬不同結構特點的相異層次，甲反映「1、3 等同讀」的結構特點，乙則反映「3 等獨讀」的結構特點；進而對照古漢語的歷史音韻發展，並結合閩語內部歷史層次結構特點的系統性比較，本文推論「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時間範圍應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其中「1、3 等同讀」的層次系統反映南朝江東方言的影響，而「1、3 等分立」的層次系統則反映晉代北方漢語的影響。

關鍵詞：閩語、歷史音韻、層次分析

## 一、前言

從閩地的發展歷史以及語言的實際表現來看，閩語無疑是具有多源層次的漢語方言。因此，要進行閩語的歷史音韻研究，清楚辨析其複雜的歷史層次關係是相當重要的研究課題。而在此研究課題之下，以說明語言譜系演變關係為重點的歷史比較方法，顯然無法充分解釋歷史層次的複雜變異問題，於是歷史層次分析方法被提出，但也有其理論上的偏頗與局限性。透過彙整兩者之間的交流對話與相互補充，本文重新檢討閩語歷史音韻研究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步驟，並運用修訂的分析方法與研究步驟，來探究閩語兩類別具系統性的合口韻讀的歷史層次問題。

以往閩語的層次研究多著重在古開口韻的韻讀層次分析，古合口韻由於層次混融較為厲害，其在閩語的音讀表現，較缺乏系統性的觀察與研究。我們以古漢語合口韻類為觀察對象，並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發現閩語有兩類合口性韻讀共同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音韻分合關係，且兩類均具陰、陽、入相應的系統性特色，如下表：

韻讀	例字	閩南		閩東		閩北	
		泉州	漳州	福清	柘榮	石陂	建甌
甲	坐火啐	ə	e/ue	oi/uoi	oi/ue	o	o
	卵管頓	ŋ	uĩ	oŋ/uoŋ	oŋ/uoŋ	ueiŋ	ɔŋ
	奪刷骨	əʔ	eʔ	oʔ	ok	o	o
乙	稅吹飛	ə	ue	uoi	ue	ye	ye
	轉園吮	ŋ	uĩ	uoŋ	uoŋ	yiŋ	yiŋ
	說雪月	əʔ	ueʔ	uoʔ	uok	ye	ye

這兩類韻讀在閩南分別較不清楚，唯漳州、潮汕稍有分別，而閩東、閩北則有相當清楚的區辨性，透過方言比較可以截然劃分；又藉由系統性的音韻檢視，可以

聯繫陰、陽、入聲韻均具兩類韻讀區別，韻讀結構緊密相應；再從古漢語的歷史音韻結構切入檢視，甲類韻讀主要分布在 1 等合口字，乙類韻讀主要分布在 3 等合口字，這兩類韻讀似乎應被分析為來自同一歷史層次的 1 等韻及 3 等韻的分別讀法；然而，彙整閩語各地的語料，卻發現有部分 3 等字也參差讀為甲類韻讀，例如：閩南方言的「脆、絕、雪、甞」等，以漳州為例韻讀為-e 或-eʔ，以及閩東方言的「髓、宣、選」等，以福清為例韻讀為-oi 或-oŋ。這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兩類韻讀的歷史分層關係。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閩語的歷史層次分析工作，多半以中古漢語的韻攝架構做為韻讀層次分析的歷史參照系統，這樣做並非認為閩語的韻讀必須符應這個音韻框架，而是一方面藉此擇取具有相同或相近來源的一群字，方便進行層次分析；另一方面也將閩語各項韻讀表現先與中古時期的漢語音韻系統進行比較對照，據以辨析各個韻讀層次所反映的相對時間早晚，然後進一步與其他歷史時期的漢語音韻系統進行比較對照，最後推論各個韻讀層次所反映的歷史來源，以及該韻讀層次進入閩語後所發生的系統性調整或音韻演變規律。實際上，閩語早期層次多超越中古韻攝的音韻框架，較為貼近從上古漢語逐漸演變成為中古漢語的音韻分合關係，因此本文認為閩語的歷史層次分析，雖主要以中古漢語的韻攝架構為歷史參照系統，但應該進行跨韻攝的聯繫比較，並且同時也以上古韻部架構切入檢視，以獲取更為深廣的歷史音韻演變視角，確切推論各層次所反映的歷史時間。

本文即以閩語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這兩類合口性韻讀做為分析對象，運用本文修訂的方法與步驟進行歷史層次的研究。首先詳細辨析閩語三大次方言：閩南、閩東、閩北的韻讀對應規則，並延伸比較莆仙、閩中兩個具過渡色彩的次方言表現，藉由探究不等性的對應關係，釐清各地因內部語音變化或層次競爭所造成的韻讀變異情形；然後，運用系統性檢視的方法，亦即根據韻讀對應規則的音韻系統特點，包括音讀特性與音韻分合關係，來進行歷史分層的工作，深入探討歷史層次所反映的時空來源問題。

本文擬以較多方言點、較多同源語詞的對比分析，更完整地討論閩語合口韻中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兩類異讀及其歷史層次來源。以下第二節對閩語歷史音韻研究所運用的歷史比較法與歷史層次分析法進行簡要介紹，並提出問題與反思，進而說明本文修訂的分析方法與步驟；第三節實際進行韻讀對應規則的辨析；在第三節的分析基礎上，第四節繼續歷史分層的詳細探討，推論各項層次的歷史來源；第五節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

## 二、層次分析方法與步驟

### (一) 歷史比較法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閩語的歷史音韻研究有相當重要的兩大方向：一是原始閩語的比較構擬，二是閩語的歷史層次分析，兩者相輔相成。先是 Norman (1973, 1974, 1981) 運用歷史比較方法進行閩語次方言之間的比較分析，追溯構擬原始閩語的聲、韻、調系統；原始閩語的構擬，引發一連串相關的討論，其中最關鍵的反思在於：無論從語言的形成歷史或語言的真實表現來看，閩語無疑是具有豐富層次的複雜音系，將構擬同源性原始語的歷史比較方法，直接應用於此一多源層次語言的歷史研究上，是否適當？Norman (1979) 進一步說明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問題，他認為閩語在時代層次上可分為三層：秦漢層、南朝層及晚唐層，並且強調自己所構擬的原始閩語並非同質性語言，而是包含了來自不同時間、不同地域的異質性語言。在歷史比較方法的基礎與反思之上，學者開始關注閩語的層次問題並有相當精采的討論與研究(例如：楊秀芳 1982, 張光宇 1990, 徐芳敏 1991, 吳瑞文 2002……等)，後來陳忠敏 (2003, 2005a, 2005b, 2006, 2007)、戴黎剛 (2007) 在方法理論上提出歷史層次分析法：首要辨析方言內部音變關係與層次關係的差異，其次確定音韻層次的時間先後，然後建立方言間音韻層次的對應，進而構擬原始音韻形式。歷史層次分析法雖是為了幫助進行歷史比較而提出的補充方法，但是兩者在分析方法與步驟上相當不同：歷史比較法較著重於方言比較，透過不同方言之間的同源詞比較構擬原始語；歷史層次分析法則較著重於內部比較，先透過單一音系內部的結構分析，釐清語音層次的分布狀況，再建立各方言的對應關係。

這兩派研究方法近兩年有了具體對話的論述文章(秋谷裕幸、韓哲夫 2012, 陳忠敏 2013)。總地來看，兩者最主要的爭議在於：《切韻》一類的古漢語音韻文獻在漢語方言歷史音韻研究中的定位與運用方式。歷史比較方法派(後文簡稱為「歷史比較派」)認為漢語方言並不完全來自北方通語層的疊加，而《切韻》音系也不反映中國古代北方語言的全貌，因此《切韻》音類不應做為分析方言音韻史的參照；而歷史層次分析方法派(後文簡稱為「層次分析派」)認為漢語方言的歷史音韻研究應注意到漢語發展的獨特性，其基本格局為「以歷代中原權威官話為中心，逐漸同化周邊的語言(方言)，這一過程是一個語言趨同過程，使得周邊語言漢語化，漢語方言官話化」(陳忠敏 2013: 38)，也就是說，漢語方

言的演變模式共同強調歷代中原權威語言往周邊的擴展以及其所引起的層次疊加現象，而《切韻》乃以中古時期南北兩大通行語言（金陵與鄴下）為基礎而制定，必然跟漢語方言有著相當密切的歷史音韻關係，但這並不是認為所有漢語方言皆由《切韻》語言派生出來，層次分析派乃以《切韻》音類做為歷史音韻參照，以推論各層次的相對時間順序。

由於上述的核心爭議，導致兩派比較分析方式產生相當大的差異。歷史比較派採用「詞音比較」，比較的基本單位為方言之間的「同源語詞」，且只限於口語中使用的的基本語詞，據以構擬原始語詞的語音形式，並全面重建原始語言的整體音系；該方法著重於方言之間的同源語詞比較，如表 1 所示，Norman (1981) 依據「書箸鋸」等語詞的韻讀對應規則，構擬原始閩語\*y 韻母，又依據「輸斧雨」等語詞的韻讀對應規則，構擬原始閩語\*io 韻母，進而說明從原始韻讀到各次方言的語音演變規律。

表 1 歷史比較派「詞音比較」方法

Norman (1981)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永安	將樂	
*y	書	tsøi1 <sup>1</sup>	tsy1	tsu1	tstu1	sy1	sy1	šy1	šy1
	箸 <small>筷子</small>	tøi7	tøi7	ti7	tu7	ty7	ty7	ty3	t <sup>h</sup> y7
	鋸	køi3	koi3	ku3	ku3	ky3	ky3	ky3	ky3
*io	輸	su1	sio1	su1	su1	sy1	sy1	šy1	šy1
	斧	pu2	puo2	pɔ2	pou2	py3	po2	pu2	(pi2)
	雨	hu7	huo7	hɔ7	hou6	xy7	xy3	hu6	fy2

相對於此，層次分析派採用「音類比較」，比較的基本單位為「音類」（包括聲、韻、調），必須盡可能收集跟該音類相關的所有材料，語詞範圍包括口語詞及文讀詞，其分析步驟乃先在單一方言點上根據文白異讀、語音互補或對立分布、音類

<sup>1</sup> 本文聲調標記符號為：陰平-1、陰上-2、陰去-3、陰入-4、陽平-5、陽上-6、陽去-7、陽入-8。一般閩語陽上調多與陽去調合流，這時以「陽去-7」統稱；泉州陽上調獨立，而陰去調與陽去合流，這時以「陰去-3」統稱去聲調；閩北建陽、松溪有第九個調類，以 9 標示。又，方言語料若原文中採用的調號標示方式與本文不同，本文均已統一轉寫。

分合特點等整理該方言點的語音層次，再建立方言之間的層次對應關係，最後也運用歷史比較法來擬測每一層的原始讀音，並解釋各方言點同一層次的音變。該方法較著重於單一方言點的內部分析，如表 2 所示，陳忠敏（2012）討論閩語魚韻的讀音層次，乃先分析泉州一地魚韻字的文白對立情形，發現韻母-ue 只做為白讀，與只出現在舌根音聲母條件下的白讀韻母-ɔ 形成互補分布；韻母-u 只做為文讀，與只出現在古莊系聲母條件下的文讀韻母-ɔ 形成互補分布；而韻母-tu 既可做為文讀亦可做為白讀。據此，陳文歸納泉州魚韻可分析為三個層次（如表 4 所示），第一層次為韻母-ue(-ɔ)，第二層次為韻母-tu，第三層次為韻母-u(-ɔ)；再依據韻母-u 反映「魚虞兩韻混同不分」的音類分合特點（如表 3 所示），推論韻母-u 為最晚期反映北方漢語已經魚虞相混的歷史層次。在泉州一地魚韻層次分析的基礎之上，再繼續擴展探討廈門、漳州的層次對應，然後根據對應規則構擬閩南方言魚韻三個層次的原始音讀（如表 4 所示）。陳文運用同樣方法與步驟進行閩東方言魚韻的層次分析，推論閩東方言魚韻只有兩個層次，韻母\*-ø 對應於閩南方言的\*-ue，韻母\*-y 由於反映「魚虞兩韻混同不分」的音類分合特點，被分析為相應於閩南方言的\*-u。

表 2 層次分析派「音類比較」方法（1）

陳忠敏 (2012)		泉州				福州			
		許	黍	初	處	去	黍	初	煮
魚韻 文白對立	文讀	htu2	stu2	ts <sup>h</sup> ɔ1	ts <sup>h</sup> u3	k <sup>h</sup> øy3	sy2	ts <sup>h</sup> u	tsy2
	白讀	k <sup>h</sup> ɔ2	sue2	ts <sup>h</sup> ue1	ts <sup>h</sup> tu3	k <sup>h</sup> ɔ3	sø2	ts <sup>h</sup> ø1	

表 3 層次分析派「音類比較」方法（2）

陳忠敏 (2005b, 2012)		鋸 <sub>魚</sub>	具 <sub>虞</sub>	魚 <sub>魚</sub>	愚 <sub>虞</sub>	箸 <sub>魚</sub>	住 <sub>虞</sub>	煮 <sub>魚</sub>	主 <sub>虞</sub>
魚虞 分混	泉州	ku3	ku3	htu5	gu5	ttu3	tsu3	tsu2	
	福州	køy3	køy7	ny5		tøy7	tsøy7	tsy2	





1. 歷史比較派著重於方言之間的同源語詞比較，然而這類「詞音比較」方法最被質疑的是：逕取相同語詞進行音讀比較，往往忽略了不同次方言之間層次韻讀可能「不等對應」的情形，導致將不同層次的音讀置於同一平面進行比較構擬的可能錯誤。例如 Norman (1981) 構擬原始閩語\*ie 韻母（如表 5 所示<sup>2</sup>），該文只選取「雞啼弟荆」四個語詞為比較材料，據以構擬原始閩語\*ie，並依單一語詞「雞」的音讀表現，推論除了福安、福州，其他方言點\*ie 均在舌根聲母條件下丢失-i-介音，遂與原始閩語\*e 混同（Norman 1981: 46）。然而，若擴展比較更多同類的語詞並同時進行內部層次分析，會發現廈門等地的「雞」韻讀不見得是條件性的自然語音演變，更有可能是層次競爭的韻讀替代變異，理由有二：一是同樣為舌根聲母條件的「契計」兩語詞在建甌、建陽的對應關係，合於「啼弟荆」等非舌根聲母語詞的對應規則，然則無法推論閩北\*ie 在舌根聲母條件下會丢失-i-介音；二是從內部層次分析的角度來看，「蹄啼」兩語詞的歷史音韻來源完全一致，皆為來自上古佳部的齊韻字，而「啼」在閩語各地的音讀對應規則合於原始閩語\*ie 韻母，而「蹄」則合於原始閩語\*e 韻母，據此本文認為對齊韻字群而言，原始閩語\*ie、\*e 應來自不同歷史層次而具有競爭關係，然則「雞契計」等詞在閩南、閩北的參差對應表現，極可能是層次競爭的韻讀替代變異。這樣看來，詞音比較方法應該增加更多同源語詞的對比分析，以歸納更確切的音讀對應規則，並仔細探究各方言點內部的異讀分布狀況，以更精確地推論「不等對應」究竟反映的是自然語音變化或是層次競爭變異。

表 5 原始閩語\*ie、\*e 韻母的方言比較

Norman (1981)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ie	雞	ki1	kie1	kue1	koi1	kai1	kai1
	啼	t <sup>h</sup> i5	t <sup>h</sup> ie5	t <sup>h</sup> i5	t <sup>h</sup> i5	t <sup>h</sup> i5	hie5
	弟	ti7	tie7	ti7	ti6	ti7	tie3
	荆	t <sup>h</sup> i3	t <sup>h</sup> ie3	t <sup>h</sup> i3	t <sup>h</sup> i3	t <sup>h</sup> i3	hie3
*e	街	kɛ1	ke1	kue1	koi1	kai1	kai1
	細	sɛ3	sa3	sue3	soi3	sai3	sai3

<sup>2</sup> 原文比較的方言點還有「永安、將樂」兩地，永安屬閩中方言，將樂屬閩語與贛語之間的過渡方言，這兩個方言點涉及較為複雜的其他音變或接觸因素，本文暫時不列表討論。

	犁	le5	le5	lue5	loi5	lai3	lai5
	賣	mɛ7	ma7	bue7	boi7	mai7	mai7
補充語詞		福安	福州	廈門	揭陽	建甌	建陽
*ie	契	k <sup>h</sup> i3	k <sup>h</sup> ie3	k <sup>h</sup> ue3	k <sup>h</sup> oi3	k <sup>h</sup> i3	k <sup>h</sup> ie3
	計	ki3	kie3	(ke3)	koi3	—	<u>kie3</u> <sup>3</sup>
*e	蹄	te5	te5	tue5	toi5	tai3	tai5

2. 層次分析派著重於單一方言點的音類分析，然而這類「音類比較」方法有一個需要重新思考的問題：以「音類」為層次分析的單位往往忽略了「異層同讀」或「異讀同層」的可能性。所謂「異層同讀」乃指今日共時平面上相同的一類音讀，實際上包含相異的歷史層次來源，可能是不同層次恰好同讀，也可能是原來相異的音讀發生語音變化而合流。例如上一小節提到陳忠敏（2005b, 2012）分析閩語魚韻的讀音層次，將閩南方言分為三個層次，而閩東、閩北方言只有兩個層次（如表 4 所示），陳文認為閩東、閩北方言「魚虞有別」的第二層次在競爭中落敗消失，完全被「魚虞有別」的第三層次替代。然而，若從方言之間同源語詞的對應比較來看（如表 6 所示），「箸鋸豬鋤煮鼠魚」等諸多基本口語詞一致顯示閩語各地具有十分嚴整的對應規則（X），閩東、閩北相應的韻讀均為-y；相對於此，「絮黍」的文讀以及非口語詞「序諸庶舒」等韻讀的對應關係（Y），閩東、閩北同樣讀為-y，但閩南漳州、澄海讀為-u（與 X 有別），而泉州則多數讀為-ɯ，零星讀為-u。這樣看來，閩東、閩北以-y 同時對應於閩南魚韻的白讀ɯ-i-ə 以及文讀-u，也就是說閩東、閩北魚韻的-y 應是「異層同讀」表現，反而是泉州有明顯的層次競爭表現，白讀音韻系統的魚韻韻讀-ɯ 十分強勢，擴展至多數書面語詞，只有零星讀為文讀韻-u。

<sup>3</sup> 有時受限於方言點語料的收錄情形，恰好部分例字缺讀，本文以下加底線標示乃從其他同片方言點語料、或者是筆者個人田野調查所補錄的音讀。例如「計」在石陂、政和、松溪等其他閩北方言點有 -ie 或 -ie 的韻讀表現。

表 6 閩東、閩北魚韻-y 韻讀「異層同讀」的對應關係表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b>X</b>	<b>ɯ</b>	<b>i</b>	<b>ə</b>	<b>y/ø</b>	<b>y</b>	<b>y</b>	<b>y</b>	<b>y</b>	<b>y</b>
箸	tu3	ti7	tə7	tø7	ty7	ty7	ty7	ty7	ty7
鋸	ku3	ki3	kə3	kø3	ky3	ky3	ky3	ky3	ky3
豬	tu1	ti1	tə1	ty1	ty1	ty1	ty1		
鋤	tu5	ti5	tə5	t <sup>h</sup> y5	t <sup>h</sup> y5	t <sup>h</sup> y5	dy5	ly9* hy5	t <sup>h</sup> y3
煮	tɕu2	tsi2	tsə2	tsy2	tsy2	tsy2	tsy2	tsy2	tsy2
鼠	ts <sup>h</sup> u2	ts <sup>h</sup> i2	ts <sup>h</sup> ə2	ts <sup>h</sup> y2	ts <sup>h</sup> y2	ts <sup>h</sup> y2	ts <sup>h</sup> y2	ts <sup>h</sup> y2	ts <sup>h</sup> y2
魚	hu5	hi5	hə5	ŋy5	ŋy5	ŋy5	ŋy3	ŋy5	ŋy3
<b>Y</b>	<b>ɯ*<sup>u</sup></b>	<b>u</b>	<b>u</b>	<b>y/ø</b>	<b>y</b>	<b>y</b>	<b>y</b>	<b>y</b>	<b>y</b>
絮 <small>文讀</small>	<u>su3</u>	su3	su3	sø3	—	sy3	sy3	sy3	sy3
黍 <small>文讀</small>	su2	su2	su2	sy2	sy2	sy2	—	—	—
序	<u>su6</u>	su7	su6	sø7	sy7	sy7	dzy7	sy3	sy7
諸	<u>tsu1</u>	tsu1	tsu1	tsy1	tsy1	tsy1	tsy1	tsy1	tsy1
庶	<u>su3</u>	su3	su3	sø3	—	sy3	sy3	sy3	sy3
舒	<u>su1</u>	su1	su1	sy1	sy1	sy1	sy1	sy1	sy1

再從魚、虞兩韻分合關係來看，陳文根據閩東、閩北魚韻字與虞韻字可以同讀-y 韻母（如表 3 所示），便推論閩東、閩北魚韻的-y 韻母為晚期層次，秋谷裕幸、韓哲夫（2012）質疑陳文以魚韻口語詞「鋸魚箸」與虞韻文讀詞「具愚住」相比較是有問題的。本文認為若閩東、閩北魚韻的-y 韻母如上述為「異層同讀」表現，那麼分文、白兩層來看，閩東、閩北魚虞兩韻的文讀均為-y，確實如陳文所言反映「魚虞相混」的晚期歷史音韻特點；然而，白讀音韻系統中虞韻並不讀為-y，則魚韻白讀-y 則另外反映「魚虞有別」的早期歷史音韻特點。<sup>4</sup>

<sup>4</sup> 本文乃著重於檢討以 Norman 為代表的歷史比較法與以陳忠敏為代表的層次分析法的研

表 7 閩南語齊韻的語音層次（陳忠敏 2006）

陳忠敏 (2006)		泉州片	漳州片	龍岩片	潮汕片
齊韻	第一層次	ui	ui	ui	ui
	第二層次	ai	ai	ai	ai
	第三層次	ue	e(ei)	ie	oi
	第四層次	i	i	i	i
	第五層次	e	e(ei)	-	-

除了異層可能同讀，也可能「異讀同層」。所謂「異讀同層」乃指某一歷史階段同一音類的相異音讀，實際上反映另一歷史層次的不同音類格局。例如陳忠敏(2006)分析閩南語中古齊韻的語音層次（如表 7 所示），單以中古音韻格局來看，中古齊韻確實具有這五種相異的韻讀，但若改以上古音韻格局來看，其中第一層次-*ui* 及第二層次-*ai* 實際上可能反映同一歷史時間的相異音類讀法，白讀-*ui* 韻母多出現在古微部字例如「機幾氣衣開肥痲喙」，另有古脂部合口字例如「水季」，古脂部開口字例如「梯替」，而白讀-*ai* 韻母多出現在古之、佳、脂部字，例如「事使／知媿／眉梨師利尿第臍西犀」。閩東、閩北也是古微部字及少數古脂部合口字讀為相應的-*ui*、-*y*，但古脂部開口字卻沒有一致的對應。據此，本文認為中古齊韻的-*ui*、-*ai* 乃共同來自中古以前的同一歷史時間層次，該層次的古脂部合口字與古微部字韻讀相同，而古脂部開口字有相異的韻讀表現，乃與古之、佳部字同讀，唯閩南「梯替」二字個別發生與合口字同流的例外演變。也就是說，中古齊韻的-*ui*、-*ai* 並非來自不同層次，而是同一層次的不同古音類讀法，此即「異讀同層」現象。這樣看來，音類比較方法應該突破「一音讀即一層次」的固有概念，增加更多方言點的同源詞對應分析，並跨越中古單一韻攝的歷史視角，以更精細地辨析「異層同讀」或「異讀同層」的可能性。

在以上兩點反思之下，本文提出對歷史層次分析方法與步驟的幾點修改：

**1. 方言比較與內部分析應該相輔相成：**歷史比較派的方言同源語詞比較方法，可以清楚呈現不同方言點之間多重的韻讀對應規則；而層次分析派的音類分

---

究方法與步驟之差異；實際上關於魚虞兩韻分合的歷史層次問題，還有梅祖麟（2001）、吳瑞文（2009）等人的分析研究，其所採用的方法亦不盡相同。

析方法，則是盡可能蒐羅大量語詞進行語音結構與文白對立音讀的分析，可以清楚將層次異讀與其他異讀現象區分開來。本文認為同時採取這兩種方法更有助於釐清各方言點的「不等對應」現象，究竟是不同語音演變或層次競爭變異的結果。因此，本文同時運用方言比較與內部分析，亦即在「同源語詞」的比較中歸納「音類」的對應規則。一方面透過結構分析將互補性的對應規則合而為一，例如本文分析古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對應規則 A，閩南、閩東在舌齒聲母條件與唇牙喉聲母條件下，分別相應為不同的韻讀；二方面透過各方言點非互補性的音讀對應關係，將個別方言點已經混同的音讀一分為二，例如本文分析的韻讀對應規則 A、B，閩南泉州已相混為-a，漳州、潮汕及閩東方言也有條件性的混同，唯閩北方言仍然維持截然相異的音讀；三方面在有大量語詞為據的音讀對應規則之上，仔細探究個別方言點、零星語詞因「層次競爭替代」所造成的不規則對應，例如本文依據韻讀對應規則 A、B 的分別，彙整閩南、閩東「吹髓脆」等詞的不規則讀法，據以推論韻讀 A、B 應該具有層次競爭關係。

**2. 自然語音變化或層次競爭變異：**歷史比較派著重探討自然語音變化，秋谷裕幸、韓哲夫（2012）稱之為「縱向演變」，而層次分析派較強調層次競爭變異，該文稱之為「橫向滲透」。本文認為閩語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必然同時存在這兩種語音變化與變異，其性質與方式相當不同：自然語音變化可以是條件式的連續音變，也可以是擴散式的離散音變，其演變結果多半是沒有例外的規則性演變，但其變化過程若採詞彙擴散方式，一旦中途受阻即留下不規則的音變殘餘；而層次競爭變異則完全採取擴散方式進行，因而往往呈現不規則的分布狀態，但若甲層次完全替代乙層次，則其結果與自然語音變化就無法區辨。為了嚴格分別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演變，本文採取以下判斷原則：**除非有方言比較或內部分析的證據或線索能推論自然語音變化留下殘餘，或是相異層次競爭乃由一方完全取勝，否則我們一律將規則性的演變（無論有無變化條件）視為「自然語音變化」，而不能從語音結構條件加以解釋的不規則變異則為「層次競爭變異」。**例如前述閩東、閩北魚韻的-y 韻讀，層次分析派認為是晚期層次「橫向滲透」至口語詞，完全取代了相應於閩南泉州-u 的語音層次；但根據閩東、閩北魚韻的-y 乃極為嚴整地對應於閩南泉州-u，我們比較傾向歷史比較派的看法，認為應是來自「魚虞同讀」層次的晚期韻讀，與來自「魚虞有別」層次的早期韻讀，因「縱向演變」進而合流同讀。又如前述原始閩語\*ie、\*e 的方言比較，歷史比較派認為閩南、閩北在舌根聲母條件下\*ie 發生介音脫落而混讀為\*e；但擴大比較同類語詞，會發現

舌根聲母並非絕對性音變條件，因此我們比較傾向層次分析派的看法，認為此應是不同層次韻讀因「橫向滲透」而有參差對應的情形。

**3. 音讀對應與歷史分層：**如本文第二點反思所述，我們認為進行層次分析時必須注意「異層同讀」或「異讀同層」的現象，儘管漢語方言（尤其是閩語）的層次疊加是十分特殊的語言形成過程，但不能忽略自然語音變化對層次異讀的影響性，也就是說，「音讀」與「層次」絕非一對一的簡單關係。因此，本文提出歷史層次的分析與研究應該分成兩階段工作：（1）同時運用方言比較與內部分分析方法歸納嚴整的「音讀對應規則」；（2）根據各項音讀對應規則所反映的音韻特點，包括結構特性與音韻分合關係，來進行「歷史分層」的工作，進而參照不同歷史時期的古音架構，深入探討各層次的歷史來源。第一階段工作，大致與歷史比較派相同，但主要有三點修改：一是不限於口語詞的比較，層次分析的目的是釐清該方言的歷史層次紋理，當然也包含文讀層次，而文讀系統雖然在閩語各地的調整改讀情形不一，但必然也會形成各地之間的規則對應；二是各項對應規則必須建立在多數同源語詞的比較基礎之上，以避免僅依少數語詞而歸納出片面的演變規律；三是不合對應規則的少數例外，除了從結構上探究語音縱向演變的影響條件，也需從層次的分析與比較中提出橫向滲透的可能性。第二階段工作是以往歷史比較派較不重視的一塊，而本文看法與層次分析派相同，對於層次多重疊加的漢語方言（尤其是閩語），除了清楚可分的文、白系統，白讀系統中細微的多層歷史紋理，更是方言歷史音韻研究應該詳加辨析的重點；而要進行歷史分層工作，該方言發展歷史中可能與之發生接觸的不同時期或不同來源的古語音韻架構都要納入參照，如此才能據以推論各項層次的歷史來源。不過，本文提出的歷史分層工作與層次分析派有以下兩點不同：一是層次分析派的研究步驟為先進行單一方言點的音韻層次分析，再比較方言對應關係；我們則是先透過方言比較歸納嚴整的「音讀對應規則」，再進行歷史分層與來源的探討。二是本文所謂「歷史層次」乃以其歷史來源為區別，而非以音類為分別單位的音韻層次，亦即上文所述，我們認為方言系統中存在「異層同讀」或「異讀同層」的現象。

本文即運用上述修訂的歷史層次分析方法與研究步驟，來探究閩語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兩類合口性韻讀的歷史層次問題。方言語料的選擇上，本文主要以閩南、閩東與閩北三大次方言作為歷史層次的比較研究對象，各次方言分別選取三個代表方言點的語料進行對比分析，歸納閩語三大次方言之間的韻讀對應規則；然後也在莆仙、閩中各選取兩個方言點的語料，進一步延伸比

較這兩個具過渡色彩的次方言的韻讀對應關係。各區選取的方言點及語料來源如下：

1. 閩南方言：泉州（林連通 1993）、漳州（馬重奇 1993）、澄海（林倫倫 1996）
2. 閩東方言：福清（馮愛珍 1993）、古田（方言志 1997）、柘榮（方言志 1995）
3. 閩北方言：建甌（方言志 1994）、建陽（李如龍 2001）、石陂（秋谷裕幸 2004）
4. 莆仙方言：莆田（方言志 1994）、仙遊（李如龍 2001）
5. 閩中方言：沙縣（李如龍 2001）、三明（李如龍 2001）

### 三、韻讀對應規則的分析

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閩語具有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兩類合口性韻讀，兩類均具陰、陽、入相應的系統性特色。運用方言比較與內部分析等方法，主要可以歸納為六項對應規則（A~F），本節分別就陰聲韻、陽聲韻及入聲韻等三部分，進行分析與討論。

#### （一）古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對應規則（陰聲韻）

陰聲韻部分，閩語有兩項韻讀對應規則（A、B）一致反映古微歌祭同讀的歷史音韻特點，但兩者在韻讀表現及分布特點上具有顯著的差異性，以下分別說明。

## 1. 韻讀對應規則 A

表 8 閩語古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對應表 A (陰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ə	e	o	oi	oi	oi	o	ui	o
螺	微	1 果-戈	T1 <sup>5</sup>	lə5	le5	lo5	loi5	loi5	loi5	so3	sui5	so3
謁 <small>指紋</small>	歌	1 果-戈	T1	lə5	le5	lo5	loi5	loi5	loi5	so3	sui5	
坐 <small>白讀</small>	歌	1 果-戈	TS1	tsə6	tse7	tso6	soi7	soi7	soi7	(tsuai1) <sup>6</sup>		tso7
退 <small>白讀</small>	微	1 蟹-灰	T1	t <sup>h</sup> ə3	t <sup>h</sup> e3	t <sup>h</sup> o3	t <sup>h</sup> oi3	t <sup>h</sup> oi3	t <sup>h</sup> oi3	t <sup>h</sup> o3	hui3	t <sup>h</sup> o3
啐 <small>週歲</small>	微	1 蟹-灰	TS1	tsə3	tse3		tsoi3	tsoi3	tsoi3		tsui3	tso3
罪 <small>白讀</small>	微	1 蟹-灰	TS1	tsə6			tsoi7	tsoi7	tsoi7	dzo3	lui3	tso8
兌	祭	1 蟹-泰	T1	(tue3)	(tue7)	(tue6)	toi7	toi7	toi7	to3	lui7	to3
最	祭	1 蟹-泰	TS1	(tsue3)	(tsue3)	(tsue3)	tsoi3	tsoi3	tsoi3	dzo3	tsui3	
胎 <small>白讀</small>	之	1 蟹-哈	T1	t <sup>h</sup> ə1	t <sup>h</sup> e1	t <sup>h</sup> o1	t <sup>h</sup> oi1	t <sup>h</sup> oi1				t <sup>h</sup> o1
袋	之	1 蟹-哈	T1	tə3	te7	to7	toi7	toi7	toi7	do7	lui7	to7
災 <small>白讀</small>	之	1 蟹-哈	TS1	tsə1	tse1		tsoi1		tsoi1			
賽	之	1 蟹-哈	TS1	sə3			soi3					so3
愛 <small>白讀</small>	之	1 蟹-哈	∅				oi3	oi3	oi3	o3		o3

<sup>5</sup> 本文以音標符號「大寫」代表該聲母發音部位的一系列音讀，例如 P-代表發音部位為雙唇的 p-、p<sup>h</sup>-、m- (閩南與閩北西北片包含濁音的 b-、β-); T-代表發音部位為舌尖的 t-、t<sup>h</sup>-、n-、l- (閩北西北片包含濁音的 d-)，並以「T1、T2」分別標示來自古端系、知系；TS-代表發音部位為舌尖、發音方式為塞擦音或擦音的 ts-、ts<sup>h</sup>-、s- (閩南漳州腔、潮州腔與閩北西北片包含濁音的 dz-、z-)，並以「TS1、TS2、TS3」分別標示來自古精系、莊系、章系；K-代表發音部位為舌根或喉部的 k-、k<sup>h</sup>-、x-、h- (閩南與閩北西北片包含濁音的 g-、ŋ-)；∅則代表零聲母。

<sup>6</sup> 本文在韻讀對應表中，以小括號標示該例字在某方言點的「不等對應」，意即讀為另一層次的韻讀，不合於本文討論的韻讀對應規則，例如石陂的「坐」讀為另一項「古歌祭元相應」的韻讀-uai，又如表 8 的「兌、最」二字在閩南只讀為文讀層的-ue，缺少相應於韻讀對應規則 A 的音讀。



				ə	ue	ue	uoi	uoi	uε	o	ui	o
糶	歌	1 果-戈	K	kə2	kue2	kue2	kuoi2	kuoi2	kue2	ko2	kui2	ko2
火 <sub>白讀</sub>	微	1 果-戈	K	hə2	hue2	hue2	huoi2	huoi2	xue2	xo2	hui2	xo2
果 <sub>白讀</sub>	歌	1 果-戈	K	kə2	kue2	kuē2	kuoi2	kuoi2	kue2	裏xo2	xui2	ko2
過 <sub>白讀</sub>	歌	1 果-戈	K	kə3	kue3	kue3						
貨	歌	1 果-戈	K	hə3	hue3	hue3						
回	微	1 蟹-灰	K	hə5	hue5	hue5	huoi5	huoi5	xue5	fo5	xui5	xo3
妹	微	1 蟹-灰	P1	bə3	bue7	mue7	muoi3	muoi3	mue3	mo7	mui7	(mε7)
灰	之	1 蟹-灰	K	hə1	hue1	hue1	huoi1	huoi1	xue1	xo1	xui1	xo1
焙	之	1 蟹-灰	P1	pə3	pue7	pue7	puoi7		pue	po7	pui7	po7

如表 8 所示，反映古微歌祭同讀的陰聲韻，第一項韻讀對應規則 A 為：無論聲母條件，閩南泉州一律讀為-ə；閩北石陂、建甌讀為-o，建陽讀為-ui；其他方言點則具有明顯的聲母條件變體：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不帶有高部位介音成分的韻母（e、o、oi），而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下，則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ue、uoi、uε）。

需要特別說明幾個語詞的音讀表現及其與漢語詞的歷史聯繫：（1）閩語指稱「手指上螺旋狀指紋」的語詞，閩南泉州讀為 lə5、漳州讀為 le5、潮汕地區讀為 lo5，閩東讀為 loi5，閩北讀為 so3<sup>7</sup>或 sui5。本文認為該語詞應聯繫為《廣韻》著錄的漢語詞「罔」，「罔」有二讀，一為古蛙切（見母 2 等合口佳韻），釋義為「手理也」；二為落戈切（來母 1 等合口戈韻），釋義為「手指文也」。閩語各地該語詞的聲母、韻讀與聲調對應關係，正符合第二音讀「落戈切」的規則讀法，語義上也緊密相應。（2）閩語指稱「小孩滿周歲」的語詞，閩南泉州讀為 tsə3、漳州讀為 tse3，澄海沒有相應的語詞，而閩東讀為 tsoi3，閩北讀為 tso3 或 tsui3。本文認為該語詞應聯繫為《說文解字》著錄的漢語詞「啐」，釋義為「周年也」，

<sup>7</sup> 閩北有古來母字今讀清擦音 s-的古老層次表現，例如「籃卵露力」等詞，閩北聲母今讀均為 s-；而石陂古次濁母平聲字今一律歸讀陰去調，例如「來」文讀為 lai3、白讀為 le3，「明」讀為 mein3，「名」讀為 mian3，「宜」讀為 ŋi3，「泥」讀為 nai3，「圓」讀為 yin3，「油」讀為 iu3。

《廣韻》著錄「啐，周年子也」，其中古音讀為子對切（精母 1 等合口灰韻）。閩語各地該語詞的聲母、韻讀與聲調對應關係，正符合「子對切」的規則讀法，語義上也緊密相應。（3）聲母今讀為零聲母的「愛」，在閩東除了文讀為 ai3，另有意指「想要」的白讀為 oi3，閩北石陂、建甌相應的音讀為 o3，意指「喜愛」之義，儘管閩南今讀缺少相應的讀法（ə-e-o），但根據閩東的韻讀表現，應與舌齒音聲母例字為同類。據此，聲母條件分化的兩個韻讀，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者，只出現在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下，本文推論應是受聲母影響而衍生-u-介音的後起變化；也就是說，閩語反映古微歌祭同讀的韻讀 A，在閩南漳州、潮汕地區以及閩東地區，受到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影響而發生變化，進而與同樣反映古微歌祭同讀的韻讀 B 合流同讀。

此項韻讀的分布特性有二：（1）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主要反映古微部與古歌祭兩部（尤其是歌部）具有相同的韻讀；（2）以中古漢語的音韻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主要分布在 1 等合口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另有一群古之部字，無論開合，亦與之同讀，這群字包括中古蟹攝 1 等灰哈韻的「胎袋災賽灰焙」等字；不過入聲韻部分並沒有古之部入聲字的相應表現，陽聲韻部分也沒有任何古蒸部字與古文元兩部同讀（參見第四節的分析討論）。

表 9 莆仙及閩中相應的韻讀對應表 A（陰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福清	石陂	莆田	仙遊	三明	沙縣
				ə	oi	o	ø	ø	ue/ye	ue/ue
螺	微	1 果-戈	T1	lə5	loi5	so3	lə5	lə5	luə5 ʃye5	sue5
膈 <small>指紋</small>	歌	1 果-戈	T1	lə5	loi5	so3	lə5	lə5	ʃye5	sue5
坐 <small>白讀</small>	歌	1 果-戈	TS1	tsə6	soi7	(tsuai1)	ʔə7	ʔə7	tsue6	tsue6
退 <small>白讀</small>	微	1 蟹-灰	T1	tʰə3	tʰoi3	tʰo3	tʰə3	tʰə3	tʰue3	tʰue3
啐 <small>週歲</small>	微	1 蟹-灰	TS1	tsə3	tsoi3		tsə3	tsə3		
胎 <small>白讀</small>	之	1 蟹-哈	T1	tʰə1	tʰoi1		tʰə1	tʰə1		
袋	之	1 蟹-哈	T1	tə3	toi7	do7	tə3	tə3	tue3	tue3
災 <small>白讀</small>	之	1 蟹-哈	TS1	tsə1	tsoi1		tsə1	tsə1		

賽	之	1 蟹-哈	TS1	sə3	soi3		ʌə3	ʌə3		
愛 <sub>白讀</sub>	之	1 蟹-哈	∅		oi3	o3			(ui3)	ue3
				<b>ə</b>	<b>uoi</b>	<b>o</b>	<b>ue</b>	<b>uoi</b>	<b>ue</b>	<b>ue/ue</b>
糶	歌	1 果-戈	K	kə2	kuoi2	ko2	kue2	kuoi2	kue2	<u>kue2</u>
火 <sub>白讀</sub>	微	1 果-戈	K	hə2	huoi2	xo2	hue2	huoi2	hue2	xue2
果 <sub>白讀</sub>	歌	1 果-戈	K	kə2	kuoi2	裏xo2		kuoi2		
回	微	1 蟹-灰	K	hə5	huoi5	fiə5	hue5	huoi5		
妹	微	1 蟹-灰	P1	bə3	muoi3	mo7	mue3	(mui3)	mue3	bue3
灰	之	1 蟹-灰	K	hə1	huoi1	xo1	hue1	huoi1	hue1	xue1
焙	之	1 蟹-灰	P1	pə3	puoi7	po7	pue7	puoi7	pue3	pue3

延伸比較莆仙及閩中方言的相應韻讀表現，如表 9 所示：

1. 莆田、仙遊此項韻讀也有兩種變體，跟閩南漳州、潮汕以及閩東的表現一致，其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ə，而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下，則讀為帶有-u-介音的韻母（ue、uoi）。
2. 閩中方言則跟閩北方言（尤其是建陽）的表現較為一致，三明主要讀為-ue，但「螺髑」兩個來母字，白讀聲母為舌尖面清擦音ʃ-，介音成分受其影響前化而韻母變讀為-ye（參見下一小節的分析）；沙縣主要讀為-ue，唯上聲字具條件變體，讀為開口度較大的-ue。

## 2. 韻讀對應規則 B

表 10 閩語古微歌祭同讀的韻讀對應表 B（陰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ə	ue	ue	uoi	uoi	ue	ye	ye	ye
飛 <sub>白讀</sub>	微	3 止-微	P2	pə1	pue1	pue1	puoi1	puoi1	pue1	fiye5	jye1	ye2
尾	微	3 止-微	P2	bə2	<u>bue2</u>	bue2	(mui2)	(mui2)	mue2	(mo2)	(mui2)	mye2
皮 <sub>白讀</sub>	歌	3 止-支	P1	p <sup>h</sup> ə5	p <sup>h</sup> ue5	p <sup>h</sup> ue5	p <sup>h</sup> uoi5	p <sup>h</sup> uoi5	p <sup>h</sup> ue5	(p <sup>h</sup> o3)	(hui5)	
被 <sub>白讀</sub>	歌	3 止-支	P1	p <sup>h</sup> ə6	p <sup>h</sup> ue7	p <sup>h</sup> ue6	p <sup>h</sup> uoi7	p <sup>h</sup> uoi7	p <sup>h</sup> ue7	(p <sup>h</sup> o1)	(hui3)	p <sup>h</sup> ye7

吹	歌	3 止-支	TS3	ts <sup>h</sup> ə1	ts <sup>h</sup> ue1	ts <sup>h</sup> ue1	(ts <sup>h</sup> oi1)	(ts <sup>h</sup> oi1)	ts <sup>h</sup> ue1	ts <sup>h</sup> ye1	ts <sup>h</sup> ye1	ts <sup>h</sup> ye1
遂 <small>找尋</small>	微	3 止-脂	TS1	ts <sup>h</sup> ə3	ts <sup>h</sup> ue7	ts <sup>h</sup> ue7			ts <sup>h</sup> ue3			
稅	祭	3 蟹-祭	TS3	sə3	sue3	sue3	suoi3	suoi3	sue3	syε3	syε3	syε3
歲 <small>白讀</small>	祭	3 蟹-祭	K-心	hə3	hue3	hue3	huoi3	huoi3	xue3	xye3	xye3	xye3
穢	祭	3 蟹-祭	∅	ə3	ue3	ue3	uoi3		ue3			
髓	歌	3 止-支	TS1	ts <sup>h</sup> ə2	ts <sup>h</sup> ue2	ts <sup>h</sup> ue2	(ts <sup>h</sup> oi2)	(ts <sup>h</sup> oi2)	(ts <sup>h</sup> oi2)	syε2	syε2	syε2
脆	祭	3 蟹-祭	TS1	ts <sup>h</sup> ə3	(ts <sup>h</sup> e3)		ts <sup>h</sup> uoi3		ts <sup>h</sup> ue3	ts <sup>h</sup> ye3	ts <sup>h</sup> ye3	
魏	微	3 止-微	K	(gui3)	(gui7)	(gui7)	(ŋui7)	(ŋui7)	(ŋui7)	(ŋy7)	ŋye7	ŋye7

如表 10 所示，反映古微歌祭同讀的陰聲韻，第二項韻讀對應規則 B 為：無論聲母條件，閩南泉州一律讀為-ə；閩北一律讀為帶有前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 (ye、ye)；其他方言點（閩南漳州、澄海以及閩東地區）則一律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 (ue、uoi、ue)。除了泉州今讀不分韻讀 A、B，漳州、潮汕以及閩東的舌齒音字均具韻讀 A、B 的對立，以漳州為例，「坐退啐」等字韻讀為-e，「吹稅髓」等字韻讀為-ue；閩北更是不限聲母條件，韻讀 A、B 截然分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閩南指稱「尋找」的語詞，泉州讀為 ts<sup>h</sup>ə3，漳州、潮汕都讀為 ts<sup>h</sup>ue7，聲、韻、調均合於漢語詞「遂」（邪母 3 等合口至韻）的規則讀法，徐芳敏（2003：76-82）綜合古文獻及諸家意見，推論「遂」原作動詞「循道而往」之義，自然發展出「前進、跟隨」之義（瓊雷方言有此用法），從而引申「尋找」之義。本文同意徐文看法。除了閩南方言，閩東柘榮相應語詞讀為 ts<sup>h</sup>ue3，亦合於「遂」的規則讀法，聲調上閩東有部分古全濁去聲字白讀歸讀陰去調的獨特規則，例如「樹」讀為 ts<sup>h</sup>iu3，「鼻」讀為 p<sup>h</sup>i3，「巷」讀為 xœŋ3。

此項韻讀的分布特性有二：（1）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亦反映古微部與古歌祭兩部具有相同的韻讀；（2）以中古漢語的音韻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只分布在 3 等合口字，與韻讀對應規則 A 顯然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的 3 等合口字在部分方言點有讀同前述 1 等合口字（韻讀 A）的特殊表現，例如：閩南漳州的「脆」讀為 ts<sup>h</sup>e3，不讀為 ts<sup>h</sup>ue3；閩東「吹髓」的韻母讀為-oi，不讀為-uoi；閩北石陂、建陽「尾皮被」的韻母讀為-o 或-ui，不讀為-ye。這些特殊韻讀以往被視為不合規則的「零星例外」，但是匯集這類「不等對應」的現象，卻提示我們另一種被隱藏的層次線索：韻讀 A 是否

只限於 1 等字？韻讀 A 與韻讀 B 是否確實反映 1 等韻與 3 等韻的互補分布關係，而必須分析為來自同一歷史層次？這是本文極欲探討的層次問題（詳見第四節的討論）。

表 11 莆仙及閩中相應的韻讀對應表 B（陰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漳州	福清	石陂	莆田	仙遊	三明	沙縣
				ue	uoi	ye	ue	uoi	ye/ε /ue	ye/ie /ue
飛 <sub>白讀</sub>	微	3 止-微	P2	pue1	puoi1	fiye5	pue1	puoi1	pue1	pue1
尾	微	3 止-微	P2	<u>bue2</u>	(mui2)	(mo2)	pue2	puoi2	muε2	bue2
皮 <sub>白讀</sub>	歌	3 止-支	P1	p <sup>h</sup> ue5	p <sup>h</sup> uoi5	(p <sup>h</sup> o3)	p <sup>h</sup> ue5	p <sup>h</sup> uoi5	p <sup>h</sup> ue5	p <sup>h</sup> ue5
被 <sub>白讀</sub>	歌	3 止-支	P1	p <sup>h</sup> ue7	p <sup>h</sup> uoi7	(p <sup>h</sup> o1)	p <sup>h</sup> ue7	p <sup>h</sup> uoi7	p <sup>h</sup> ue6	p <sup>h</sup> ue6
吹	歌	3 止-支	TS3	ts <sup>h</sup> ue1	(ts <sup>h</sup> oi1)	ts <sup>h</sup> ye1	ts <sup>h</sup> ue1	ts <sup>h</sup> uoi1	tʃ <sup>h</sup> ye1	tʃ <sup>h</sup> ye1
遂 <sub>找尋</sub>	微	3 止-脂	TS1	ts <sup>h</sup> ue7			ts <sup>h</sup> ue3	ts <sup>h</sup> uoi3		
稅	祭	3 蟹-祭	TS3	sue3	suoi3	sye3	ʔue3	ʔuoi3	ʃye3	ʃye3
歲 <sub>白讀</sub>	祭	3 蟹-祭	K-心	<u>hue3</u>	huoi3	xye3	hue3	huoi3		
穢	祭	3 蟹-祭	∅	<u>ue3</u>	uoi3		ue3	uoi3		(gui3)
髓	歌	3 止-支	TS1	ts <sup>h</sup> ue2	(ts <sup>h</sup> oi2)	sye2	ts <sup>h</sup> ue2	(ts <sup>h</sup> o2)	se2	sie2
脆	祭	3 蟹-祭	TS1	(ts <sup>h</sup> e3)	ts <sup>h</sup> uoi3	ts <sup>h</sup> ye3	(ts <sup>h</sup> o3)	(ts <sup>h</sup> o3)	ts <sup>h</sup> ε3	ts <sup>h</sup> ie3
魏	微	3 止-微	K	(gui7)	(ŋui7)	(ŋy7)	(kui7)	(kui7)	ye3	

延伸比較莆仙及閩中方言的相應韻讀表現，如表 11 所示：

1. 莆田、仙遊跟閩南漳州、潮汕以及閩東的表現一致，此項韻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ue、uoi）。

2. 閩中方言則具多重聲母條件變體：（1）舌尖面、舌根及零聲母條件下，讀為帶有前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ye、ye），例如「吹稅魏」；（2）相對於此，舌尖聲母條件下，三明讀為不帶介音成分的-ε，沙縣讀為帶有前高展唇介音成分的-ie，例如「髓脆」；（3）唇音聲母條件下，則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ue、ue），例如「飛尾皮被」。此外，沙縣在上聲調條件下具有細微的條件變體，讀為開口度較大的主要元音（ε）。

3.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在部分方言點讀同韻讀對應規則 A 的「髓脆」二字，

莆仙方言亦有讀同韻讀 A (ø) 的表現。

4. 需要特別說明，閩南、閩東、莆仙「吹髓脆」讀同 1 等合口韻讀 A 的特殊表現跟閩中的聲母條件變體具有不一樣的音韻意義。閩中「舌尖聲母」與「舌尖面聲母」對韻母的分化作用是音節結構限制的系統性表現，如下表所示，除了做為主要元音的撮口性 y 可以同時出現在舌尖及舌尖面兩類聲母條件下，例如「鬚」讀為 sy1、「輪」讀為ɟy1，其他帶有撮口性-y-介音的韻母結構都只出現在舌尖面聲母條件下，不與舌尖聲母相配。進一步仔細觀察，帶有撮口性-y-介音的細音韻母，多數為中古 3 等莊章系字，而相同歷史韻類來源的精知系字卻往往讀為洪音韻母，例如同為 3 等合口仙韻，章系字「專穿」韻讀為-yaiŋ，而精知系字「全傳」韻讀則為-aiŋ；另外有少數為中古 1、2 等的來母字白讀，聲母表現為舌尖面清擦音ɟ-，例如「螺卵」等字，雖為中古 1、2 等字，今讀韻母亦為帶有撮口性-y-介音的細音韻母。這樣看來，閩中三明「脆髓」等精系 3 等字韻讀為-ε，應是其內部音韻系統的語音條件分化表現。

三明	y	yi	yε	yo	yẽ	yaiŋ
舌尖聲母 (t-t <sup>h</sup> -n-l-ts-ts <sup>h</sup> -s)	+	-	-	-	-	-
	箸鬚					
舌尖面聲母 (tɟ-tɟ <sup>h</sup> -ɟ)	+	+	+	+	+	+
	煮輪	喙水	吹稅	紙蛇	山卵	專穿

相異於此，其他閩地方言的語音系統並沒有這類音節結構限制，「脆髓」同為中古 3 等合口精系字，漳州「脆」(ts<sup>h</sup>e3) 的韻母讀同 1 等合口韻，但「髓」(ts<sup>h</sup>ue2) 的韻母則符合 3 等合口韻的規則音讀；相反地，福清「髓」(ts<sup>h</sup>oi2) 的韻母讀同 1 等合口韻，但「脆」(ts<sup>h</sup>uoi3) 的韻母則符合 3 等合口韻的規則音讀。據此，本文認為閩南、閩東、莆仙「吹髓脆」讀同 1 等合口韻讀 A 的特殊表現，應有更深刻的歷史音韻意義。

## (二) 古文元同讀的韻讀對應規則 (陽聲韻)

相應於陰聲韻的「古微歌祭同讀」，閩語陽聲韻恰恰也有兩項韻讀對應規則 (C、D)，反映的是古文元兩部同讀的歷史音韻特點，以下分別說明。

1. 韻讀對應規則 C

表 12 閩語古文元同讀的韻讀對應表 C (陽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ŋ	uĩ	əŋ	oŋ	ouŋ	oŋ	ueiŋ	uŋ	ɔŋ
斷 <sub>白讀</sub>	元	1 山-桓	T1	tŋ6	tui7	təŋ6	toŋ7	緞 touŋ7	緞 toŋ7	tueiŋ1	緞 tuŋ3	təŋ7
卯	元	1 山-桓	T1	nŋ6	nuĩ7	nəŋ6	loŋ7	louŋ7	loŋ7	sueiŋ1	suŋ3	səŋ7
鑽	元	1 山-桓	TS1	tsŋ3	tsui3	tsəŋ3	tsəŋ3	tsouŋ3	tsəŋ3	tsueiŋ3	tsuŋ7	tsəŋ3
算	元	1 山-桓	TS1	sŋ3	sui3	səŋ3	soŋ3	souŋ3	soŋ3			səŋ3
蒜	元	1 山-桓	TS1	sŋ3		səŋ3	soŋ3	souŋ3	soŋ3	sueiŋ3		səŋ3
酸	元	1 山-桓	TS1	sŋ1	suĩ1	səŋ1	soŋ1	souŋ1	soŋ1	sueiŋ1	suŋ1	səŋ1
頓 <sub>白讀</sub>	文	1 臻-魂	T1	tŋ3	tui3	təŋ3		touŋ3	toŋ3	tueiŋ3	tuŋ3	təŋ7
褪	文	1 臻-魂	T1	tʰŋ3	tʰui3	tʰəŋ3	tʰoŋ3	tʰouŋ3	tʰoŋ3	tʰueiŋ3	huŋ3	tʰəŋ3
村	文	1 臻-魂	TS1	<u>tsʰŋ1</u>		tsʰəŋ1	tsʰoŋ1	tsʰouŋ1	tsʰoŋ1	tsʰueiŋ1	tsʰuŋ1	tsʰəŋ1
損	文	1 臻-魂	TS1	sŋ2	sui2		soŋ2	souŋ2	soŋ2	sueiŋ2	suŋ2	səŋ2
				ŋ	uĩ	əŋ / uŋ	uŋ	uŋ	uŋ	ueiŋ / əŋ	uŋ	ɔŋ
管 <sub>白讀</sub>	元	1 山-桓	K	kŋ2	kui2	kəŋ2	kuŋ2			kueiŋ2		kəŋ2
貫	元	1 山-桓	K	kŋ3	kui3		<u>kuŋ3</u>					
昏 <sub>白讀</sub>	文	1 臻-魂	K	hŋ1	hui1		huŋ1	huŋ1	xuŋ1	xueiŋ1	xuŋ1	xəŋ1
門	文	1 臻-魂	P1	mŋ5	mui5	<u>muŋ5</u>	muŋ5	muŋ5	muŋ5	məŋ3	muŋ5	məŋ3
問	文	3 臻-文	P2	mŋ3	mui7	<u>muŋ7</u>	muŋ7	muŋ7	muŋ3	məŋ7	muŋ7	məŋ7
飯 <sub>白讀</sub>	元	3 山-元	P2	pŋ3	pui7	puŋ7	puŋ7	puŋ7	puŋ7	pəŋ7	puŋ7	(pyiŋ7)

如表 12 所示，反映古文元同讀的陽聲韻，第一項韻讀對應規則 C 為：無論聲母條件，閩南泉州一律讀為-ŋ，漳州一律讀為-uĩ；潮汕則多數讀為-əŋ，但在唇音聲母條件下變讀為-uŋ；閩北建陽一律讀為-uŋ，建甌一律讀為-əŋ，石陂則多數讀為-ueiŋ，但在唇音聲母條件下則讀為-əŋ；閩東方言具有相應於陰聲韻讀 A 的聲母條件變體：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不帶有高部位介音成分的韻母（oŋ、ouŋ），而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下，則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uoŋ）。

此項韻讀的分布特性有二：（1）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主要反映古文元兩部同讀的特點；（2）以中古漢語的音韻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主要分布在 1 等合口字，但有 3 等唇音字，例如「問飯」，亦與此同讀。

表 13 莆仙及閩中相應的韻讀對應表 C（陽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福清	石陂	莆田	仙遊	三明	沙縣
				ŋ	oŋ	ueiŋ	ø	ỹ	ŋ	uĩ/uě
斷 <sub>白讀</sub>	元	1 山-桓	T1	tŋ6	toŋ7	tueiŋ1	tø7	tỹ7	tŋ6	tũ6
卯	元	1 山-桓	T1	nŋ6	loŋ7	sueiŋ1	nø7	nỹ7	(jyě2)	sũ6
鑽	元	1 山-桓	TS1	tsŋ3	tsoŋ3	tsueiŋ3	tsø3	tsỹ3		tsũ3
算	元	1 山-桓	TS1	sŋ3	soŋ3		(tua3)		sŋ3	sũ3
蒜	元	1 山-桓	TS1	sŋ3	soŋ3	sueiŋ3			sŋ3	sũ3
酸	元	1 山-桓	TS1	sŋ1	soŋ1	sueiŋ1	tø1	tỹ1	sŋ1	sũ1
頓 <sub>白讀</sub>	文	1 臻-魂	T1	tŋ3		tueiŋ3	tø3	tỹ3	(tuã3)	tũ3
褪	文	1 臻-魂	T1	t <sup>h</sup> ŋ3	t <sup>h</sup> oŋ3	t <sup>h</sup> ueiŋ3	t <sup>h</sup> ø3	t <sup>h</sup> ỹ3		
村	文	1 臻-魂	TS1	ts <sup>h</sup> ŋ1	ts <sup>h</sup> oŋ1	ts <sup>h</sup> ueiŋ1	(ts <sup>h</sup> œŋ1)	(ts <sup>h</sup> yøŋ1)	ts <sup>h</sup> ŋ1	ts <sup>h</sup> ũ1
損	文	1 臻-魂	TS1	sŋ2	soŋ2	sueiŋ2	(tœŋ2)	(tyøŋ2)	(suã2)	suě2
				ŋ	uoŋ	ueiŋ / əŋ	ue	uĩ	ŋ	uĩ/uě
管 <sub>白讀</sub>	元	1 山-桓	K	kŋ2	kuoŋ2	kueiŋ2	kue2	kuĩ2	kŋ2	kuě2
貫	元	1 山-桓	K	kŋ3	kuoŋ3			kuĩ3	kŋ3	kuĩ3
昏 <sub>白讀</sub>	文	1 臻-魂	K	hŋ1	huoŋ1	xueiŋ1			hŋ1	
門	文	1 臻-魂	P1	mŋ5	muoŋ5	məŋ3	mue5	muĩ5	(muã5)	muĩ1
問	文	3 臻-文	P2	mŋ3	muoŋ7	məŋ7			(muã3)	muĩ3
飯 <sub>白讀</sub>	元	3 山-元	P2	pŋ3	puoŋ7	pəŋ7	pue7	puĩ7		puĩ3



延伸比較莆仙及閩中方言的相應韻讀表現，如表 13 所示：

1. 跟閩東的表現一致，莆田、仙遊此項韻讀也有兩種變體，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ø、-ÿ，而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下，則讀為帶有-u-介音的韻母(ue·uī)。

2. 閩中方言則無論聲母條件，三明一律讀為-ŋ，但部分中古臻攝例字如「頓損門問」，已改讀為文讀韻-uā；沙縣主要讀為-uī，唯上聲字具條件變體，讀為開口度較大的-uē。

2. 韻讀對應規則 D

表 14 閩語古文元同讀的韻讀對應表 D (陽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ŋ	uī	əŋ/ŋ	uoŋ	uoŋ	uoŋ	yiŋ	yeiŋ	yiŋ
轉	元	3 山-仙	T2	tŋ2	tuī2	təŋ2	tuoŋ2	tuoŋ2	tuoŋ2	dyiŋ2		tyiŋ2
穿	元	3 山-仙	TS3	ts <sup>h</sup> ŋ1	ts <sup>h</sup> uī1		ts <sup>h</sup> uoŋ1	ts <sup>h</sup> uoŋ1	ts <sup>h</sup> uoŋ1		ts <sup>h</sup> yeiŋ1	ts <sup>h</sup> yiŋ3
軟	元	3 山-仙	TS3	nŋ2	nuī2	nəŋ2	nuoŋ2	nuoŋ2	nuoŋ2	nyiŋ2	nyeiŋ2	nyiŋ2
捲	元	3 山-仙	K	kŋ2	kuī2	kəŋ2	kuoŋ2	kuoŋ2	kuoŋ2	kyiŋ2	kyeiŋ2	kyiŋ2
全	元	3 山-仙	TS1	tsŋ5	tsuī5		tsuoŋ5	tsuoŋ5	tsuoŋ5	dzyiŋ5	lyeiŋ5	tsyiŋ2
宣	元	3 山-仙	TS1	(suan1)	(suan1)	(suaŋ1)	(soŋ1)	(souŋ1)			syeiŋ1	syiŋ1
選	元	3 山-仙	TS1	(suan2)	(suan2)	(suaŋ2)	(soŋ2)	(souŋ2)	(soŋ2)	syiŋ2	syeiŋ2	syiŋ2
拴	元	3 山-仙	TS2	sŋ1	suī1			(souŋ1)	(soŋ1)			(soŋ1)
勸	元	3 山-元	K	k <sup>h</sup> ŋ3	k <sup>h</sup> uī3	k <sup>h</sup> əŋ3	k <sup>h</sup> uoŋ3	k <sup>h</sup> uoŋ3	k <sup>h</sup> uoŋ3	k <sup>h</sup> yiŋ3	k <sup>h</sup> yeiŋ3	k <sup>h</sup> yiŋ3
袖 <small>衣袖</small>	元	3 山-元	Ø	ŋ2	uī2	ŋ2	uoŋ2	uoŋ2		yiŋ2	yeiŋ2	
園	元	3 山-元	K	hŋ5	huī5	hŋ5	huoŋ5	huoŋ5	xuoŋ5	xyiŋ3	xyeiŋ5	
遠 <small>白讀</small>	元	3 山-元	K	hŋ6	huī7	hŋ6	huoŋ7	huoŋ7	xuoŋ7	(fiyiŋ2)	(fhyeiŋ2)	(yiŋ2)
吮 <small>誦</small>	文	3 山-仙 3 臻-諄	TS3	tsŋ6	tsuī7			suoŋ7	suoŋ7	dzyiŋ3		tsyiŋ8

如表 14 所示，反映古文元同讀的陽聲韻，第二項韻讀對應規則 D 為：無論聲母條件，閩南泉州一律讀為-ŋ，漳州一律讀為-uĩ，潮汕則多數讀為-əŋ，除了前述唇音聲母條件下變讀為-uŋ，牙喉部擦音聲母及零聲母條件下實際音值為-ŋ；閩東一律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uoŋ）；閩北則一律讀為帶有前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yeiŋ、yiŋ）。閩南今讀均不分韻讀 C、D；閩東的舌齒音字均具韻讀 C、D 的對立，以福清為例，「卵酸褪」等字韻讀為-oŋ，「轉軟全」等字韻讀為-uoŋ；閩北更是不限聲母條件，韻讀 C、D 截然分立，前者帶後部圓唇音成分，後者帶前部圓唇音成分。

需要特別說明幾個語詞的音讀表現及其與漢語詞的歷史聯繫：（1）閩語指稱「衣袖」的語詞，閩南讀為ŋ2 或 uĩ2，閩東讀為 uoŋ2，閩北讀為 yiŋ2 或 yeiŋ2。楊秀芳（2009）認為該語詞應聯繫為江東語詞「袖」。依據郭璞對《方言》的注文「衣褌，江東呼袖」，江東方言指稱衣袖為袖；然而《廣韻》著錄「袖，襪也」，其中古音讀為於阮切（以母 3 等合口阮韻），閩語各地該語詞的聲、韻、調對應關係，正符合「於阮切」的規則讀法，但《廣韻》釋義卻與郭璞注不同，楊文推論此乃「袖」在不同方言間發展出略異的用法，無論指稱衣袖或足衣，皆滋生自核心語義為「柔順曲折或能伸長」的古漢語「宛」詞族。（2）閩語指稱「舔舐」的語詞，閩南讀為 tsŋ6 或 tsui7，閩東讀為 suoŋ7，閩北讀為 dzyiŋ3 或 tsyiŋ8<sup>8</sup>。本文認為該語詞應聯繫為漢語詞「吮」，《說文解字》釋義為「救也」，《廣韻》著錄「吮」有二讀，一為食尹切（船母 3 等合口準韻），釋義為「吮舐也」；二為徂兗切（從母 3 等合口獮韻），釋義為「救也」。閩南、閩東該語詞的聲母、韻讀與聲調對應關係，皆符合食尹切或徂兗切的規則讀法，語義上也緊密相應；而閩北聲母今讀為 dz- 或 ts-，則符應徂兗切（古從母）的規則讀法，古船母在閩北石陂一帶沒有讀為 dz- 的規則。

此項韻讀的分布特性有二：（1）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主要分布在古元部字，但指稱舔舐的「吮」為古文部字，十分嚴整地符應此項韻讀對應規則，因此本文認為此亦反映古文元兩部同讀的特點，與陰聲韻的韻讀 B 不僅在音讀表現上相應，歷史音韻關係也具陰陽相應的平行性；（2）以中古漢語

<sup>8</sup> 閩北古全濁母上聲字於石陂今仍讀為濁聲母者，聲調歸讀陰去調，例如「動」讀為 dəŋ3，「社」讀為 fiia3，「罪」讀為 dzo3；相對應於建甌今已讀為清聲母而聲調歸讀陽入調，例如「動」讀為 təŋ8，「社」讀為 ia8，「罪」讀為 tso8。

的音韻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只分布在 3 等合口字，與韻讀對應規則 C 顯然不同。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的 3 等合口字在閩東有讀同前述 1 等合口字的特殊表現，例如「宣選拴」等字的韻母讀為-*oŋ*或-*ouŋ*，不讀為-*uoŋ*。閩南「宣選」兩字則一律改讀為文讀韻-*uan* 或-*uaŋ*。

表 15 莆仙及閩中相應的韻讀對應表 D (陽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福清	石陂	莆田	仙遊	三明	沙縣
				<i>ŋ</i>	<i>uoŋ</i>	<i>yiŋ</i>	<i>ue</i>	<i>uĩ</i>	<i>yaiŋ/ aiŋ</i>	<i>yĩ- yě/ ĩ-ě</i>
轉	元	3 山-仙	T2	<i>tŋ2</i>	<i>tuon2</i>	<i>dyiŋ2</i>	<i>tue2</i>	<i>tui2</i>	<i>taiŋ2</i>	<i>tẽ2</i>
穿	元	3 山-仙	TS3	<i>ts<sup>h</sup>ŋ1</i>	<i>ts<sup>h</sup>uoŋ1</i>		<i>ts<sup>h</sup>ue1</i>	<i>ts<sup>h</sup>ui1</i>	<i>t<sup>ʰ</sup>yaiŋ1</i>	<i>t<sup>ʰ</sup>yĩ1</i>
軟	元	3 山-仙	TS3	<i>nŋ2</i>	<i>nuon2</i>	<i>nyiŋ2</i>	<i>nue2 (nø7)</i>	<i>nuĩ2</i>		<i>ŋẽ2</i>
捲	元	3 山-仙	K	<i>kŋ2</i>	<i>kuon2</i>	<i>kyiŋ2</i>	<i>kue2</i>	<i>kui2</i>	<i>kyaiŋ2</i>	
全	元	3 山-仙	TS1	<i>tsŋ5</i>	<i>tsuon5</i>	<i>dzyiŋ5</i>	<b>(tsø5)</b>	<b>(tsỹ5)</b>	<i>tsaiŋ2</i>	<i>tsĩ2</i>
宣	元	3 山-仙	TS1	( <i>suan1</i> )	( <i>soŋ1</i> )		( <i>ʔœŋ1</i> )	( <i>ʔyøŋ1</i> )	<i>saiŋ1</i>	<i>sĩ1</i>
選	元	3 山-仙	TS1	( <i>suan2</i> )	( <i>soŋ2</i> )	<i>syiŋ2</i>	( <i>ʔœŋ2</i> )	( <i>ʔyøŋ2</i> )	<i>saiŋ2</i>	<i>sẽ2</i>
拴	元	3 山-仙	TS2	<i>sŋ1</i>						<b>(suĩ1)</b>
勸	元	3 山-元	K	<i>k<sup>h</sup>ŋ3</i>	<i>k<sup>h</sup>uoŋ3</i>	<i>k<sup>h</sup>yiŋ3</i>	<i>k<sup>h</sup>ue3</i>	<i>k<sup>h</sup>ui3</i>	<i>k<sup>h</sup>yaiŋ3</i>	<i>k<sup>h</sup>yĩ3</i>
袖 <small>衣袖</small>	元	3 山-元	∅	<i>ŋ2</i>	<i>uoŋ2</i>	<i>yiŋ2</i>	<i>ue2</i>	<i>ui2</i>	<i>yaiŋ2</i>	<i>yẽ2</i>
園	元	3 山-元	K	<i>hŋ5</i>	<i>huon5</i>	<i>xyiŋ3</i>	<i>hue5</i>	<i>hui5</i>	( <i>yaiŋ5</i> )	( <i>yĩ5</i> )
遠 <small>白讀</small>	元	3 山-元	K	<i>hŋ6</i>	<i>huon7</i>	( <i>fiyiŋ2</i> )	<i>hue7</i>	<i>hui7</i>	<i>ʃyaiŋ6</i>	<b>(xui6)</b>
吮 <small>蘇</small>	文	3 臻-諄	TS3	<i>tsŋ6</i>		<i>dzyiŋ3</i>			<i>tsaiŋ6</i>	

延伸比較莆仙及閩中方言的相應韻讀表現，如表 15 所示：

1. 莆田、仙遊跟閩南漳州以及閩東的表現一致，此項韻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 (*ue*、*ui*)。閩中方言則具聲母條件變體：(1) 舌尖面、舌根及零聲母條件下，讀為帶有前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 (*yaiŋ*、*yĩ/yě*)，例如「穿勸袖」；(2) 舌尖音聲母條件下，則讀為不帶有介音成分的韻母 (*aiŋ*、*ĩ/ě*)，例如「轉全選」。此外，沙縣在上聲調條件下具有細微的條件變體，主要元音-*i*-讀為開口度較大的-*e*-。

2. 值得注意的是，莆仙及閩中方言也有部分 3 等合口字讀同 1 等合口字的特殊表現，例如莆仙方言「全」的韻讀對應同於韻讀 C，而莆田的「軟」除了讀為 nue2，還可以讀為 nø7。閩中沙縣則有「拴遠」二字韻讀同於 1 等合口的韻讀 C。

### (三) 相應的入聲韻對應規則

承接前兩小節陰聲韻、陽聲韻的分析，古祭部入聲字也有相應的兩項韻讀表現（韻讀對應規則 E、F），且兩者在韻讀表現及分布特點上也具有同樣的差異性；然而，同讀的古微部入聲例字相當稀少，韻讀對應規則 F 甚至完全找不到古微部入聲字。

#### 1. 韻讀對應規則 E

表 16 入聲韻的韻讀對應表 E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əʔ	(eʔ)	oʔ	oʔ	ouk	ok	o	ui	o
脫	祭	1 山-桓	T1	(tʰut4)	(tʰut4)	(tʰuk4)	tʰoʔ4	tʰouk4	tʰok4	tʰo4	hui4	tʰo4
奪	祭	1 山-桓	T1	təʔ8		toʔ8	toʔ8	touk8	tok8		(lue8)	(tə4)
撮	祭	1 山-桓	TS1			tsʰoʔ4	tsʰoʔ4	tsʰouk4	tsʰok4			
骨	微	1 臻-魂	K	(kut4)	(kut4)	(kuk4)	koʔ4	kouk4	kok4	ko4	kui4	ko4
滑	微	1 臻-魂	K	(kut8)	(kut8)	(kuk8)	koʔ8	kouk8	kok8		kui8	ko8
刷	祭	3 山-仙 (2 山-鎋)	TS2	səʔ4			soʔ4	souk4	sok4	so4	sui4	so4

如表 16 所示，相應於韻讀對應規則 A、C 的入聲韻對應規則 E 為：無論聲母條件，閩東均讀為 oʔ-ouk-ok，與陰聲韻的韻讀 A (oi) 緊密呼應；閩北因入聲塞音韻尾失落，更與陰聲韻的韻讀 A 完全一致，石陂、建甌讀為-o，建陽讀為-ui；閩南的諸多例字已經改讀為另一層次韻讀 (ut 或 uk)，只有極少數例字還保留相應的讀法，例如「奪撮刷」等字的白讀音，泉州讀為-əʔ，澄海讀為-oʔ，漳州目前找不到相應的 1 等例字，依據規則推論應讀為-eʔ，倒有 3 等例字「雪、颯」符合

此項對應規則（參見表 18）。

此項韻讀的分布特性有二：（1）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反映古微部入聲字與古祭部入聲字具有相同的讀法，但古微部入聲字只找到「骨滑」兩例；（2）以中古漢語的音韻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主要分布在 1 等合口字。此外，另有「刷」字具同樣的韻讀表現，根據《廣韻》著錄，「刷」有兩讀，一屬 2 等鎋韻（數刮切），一為 3 等仙韻（所劣切）；由於相應的陰聲韻對應規則 A 以及陽聲韻對應規則 C，均不見 2 等合口例字，且有部分 3 等例字參差讀為韻讀 A、C，這樣看來，這裡「刷」字的韻讀，應反映 3 等字與 1 等字同讀的特殊表現。

表 17 莆仙及閩中相應的韻讀對應表 E（入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福清	石陂	莆田	仙遊	三明	沙縣
				əʔ	oʔ	o	ø	(ø)	ue	ue/ue
脫	祭	1 山-桓	T1	(tʰut4)	tʰoʔ4	tʰo4	(tʰuaʔ4)		tʰue4	tʰue4
奪	祭	1 山-桓	T1	təʔ8	toʔ8		(tuaʔ8)		tue6	tue6
撮	祭	1 山-桓	TS1		tsʰoʔ4		tsʰø7			tsue4
骨	微	1 臻-魂	K	(kut4)	koʔ4	ko4	(kɔʔ4)	(kuoʔ4)	(kui4)	kue4
滑	微	1 臻-魂	K	(kut8)	koʔ8		(kɔʔ8)	(kuoʔ8)	(kui6)	(kui6)
刷	祭	3 山-仙 (2 山-鎋)	TS2	səʔ4	soʔ4	so4	(ʃuaʔ4)			sue4

延伸比較莆仙及閩中方言的相應韻讀表現，如表 17 所示：

1. 莆田、仙遊幾乎找不到相應的韻讀，唯有莆田的「撮」讀為 tsʰø7，韻讀與陰聲韻的韻讀 A (ø) 緊密呼應。莆仙方言入聲字的部分白讀（對應於閩南喉塞尾者），已經失去塞音尾，此時陰入字聲調歸同陽去調，陽入字則歸同陽平調，例如下表所示。據此，莆田的「撮 (tsʰø7)」確實為莆仙方言韻讀 E 的殘餘例證；其他例字多改讀為文讀韻。

	例字	泉州	莆田	仙遊
陰入字	鐵	t <sup>h</sup> i?4	t <sup>h</sup> i7	t <sup>h</sup> i7
	索	so?4	ʔo7	ʔo7
	客	k <sup>h</sup> e?4	k <sup>h</sup> a7	k <sup>h</sup> a7
陽入字	疊	t <sup>h</sup> a?8	t <sup>h</sup> p5	te5
	白	pe?8	pa5	pa5
	月	gə?8	kue5	kuoi5

2. 三明、沙縣讀為-ue、-ue，韻讀與陰聲韻的韻讀 A 完全一致，而沙縣也同樣具有細微的條件變體，在陰入調條件下，有時讀為開口度較大的-ue。

## 2. 韻讀對應規則 F

表 18 入聲韻的韻讀對應表 F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ə?	ue?	ue?	uo?	uok	uok	ye	ye	ye
說	祭	3 山-仙	TS3	sə?4	sue?4	sue?4	suo?4	suok4	suok4	sye4	sye4	sye4
月	祭	3 山-元	K	gə?8	gue?8	gue?8	ŋuo?8	ŋuok8	ŋuok8	ŋye5	ŋye8	ŋye8
缺	祭	3 山-仙	K	k <sup>h</sup> ə?4	k <sup>h</sup> ue?4	k <sup>h</sup> ue?4	k <sup>h</sup> uo?4	k <sup>h</sup> uok4		k <sup>h</sup> ye4	k <sup>h</sup> ye4	k <sup>h</sup> ye4
襪	祭	3 山-元	P2	bə?8	bue?8	gue?8	(ua?8)	(uak8)	(uak8)	(muai5)	(mɔi8)	(mue8)
絕	祭	3 山-仙	TS1	tsə?8	<b>(tse?8)</b>	<b>(tso?8)</b>	tsuo?8	tsuok8	tsuok8	dzye5	tsye8	tsye8
雪	祭	3 山-仙	TS1	sə?4	<b>(se?4)</b>	<b>(so?4)</b>	suo?4	suok4	suok4	sye4	sye4	sye4
𪔐 <small>統轉</small>	祭	3 山-仙	TS1	sə?8	<b>(se?8)</b>		suo?8	suok8				

如表 18 所示，相應於韻讀對應規則 B、D 的入聲韻對應規則 F 為：無論聲母條件，閩南泉州一律讀為-ə?，與陰聲韻-ə緊密呼應；閩南漳州、澄海以及閩東地區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 (ue?、uo?、uok)，亦與陰聲韻的韻讀 B (ue、

uoi、ue) 相應；閩北的入聲塞音韻尾已然失落，讀為帶有前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 (ye、ye)，更是與陰聲韻的韻讀 B 完全一致。

唯「襪」字在閩東改讀為文讀韻；在閩北則為唇音聲母的條件變體。如下表所示，閩東「襪」字的韻讀與「發罰」的文讀韻相同；而閩北「襪」字的韻讀，則與「發」的白讀韻相應，由於閩北「uai-oi-ue」的韻讀只出現在唇音例字，本文認為此可視為唇音聲母條件下的韻讀變體。

	閩東 (福清)	閩東 (柘榮)	閩北 (石陂)	閩北 (建陽)	閩北 (建甌)	閩北 (松溪)
發 <sub>文讀</sub>	huaʔ4	huak4	xuai4		xuai4	hua4
罰	huaʔ8	xuak8	xuai1	xue8	xuai7	hua7
襪	uaʔ8	uak8	—	—	—	—
發 <sub>白讀</sub>	puoʔ4	puok4	buai2		puε2	pu9
襪	—	—	muai5	moi8	muε8	mu8

同樣地，除了泉州今讀不分韻讀 E、F，漳州、潮汕、閩東以及閩北，均具韻讀 E、F 的對立，以福清為例，「奪刷骨」的韻讀為-oʔ，「說月缺」的韻讀為-uoʔ。

此項韻讀的分布特性有二：(1) 以上古漢語的韻部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例字全來自古祭部入聲，目前找不到古微部入聲的例字；(2) 以中古漢語的音韻系統為歷史參照，此韻讀主要分布在 3 等合口字。

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的 3 等合口字在閩南有讀同前述 1 等合口字的特殊表現，例如：閩南漳州「絕雪鬚」的韻母讀為-eʔ，不讀為-ueʔ；澄海「絕雪」的韻母讀為-oʔ，不讀為-ueʔ；再加上前文所述，「刷」字在閩語次各次方言均讀為韻讀 E，看來韻讀 E 恐怕不只是反映與 3 等有別的 1 等韻讀，極可能同時包含 1、3 等同讀的音韻特點。

表 19 莆仙及閩中相應的韻讀對應表 F (入聲韻)

例字	上古	中古	聲類	泉州	福清	石陂	莆田	仙遊	三明	沙縣
				əʔ	uoʔ	ye	ue	uoi	yɛ/ɛ	ye-ye/ ie-ie
說	祭	3 山-仙	TS3	səʔ4	suoʔ4	sye4	ʔue7	ʔuoi7	ʃyɛ4	ʃyɛ4
月	祭	3 山-元	K	gəʔ8	ŋuoʔ8	ŋye5	kue5	kuoi5	ŋyɛ6	ye6
缺	祭	3 山-仙	K	kʰəʔ4	kʰuoʔ4	kʰye4	kʰue7	kʰuoi7	kʰyɛ4	kʰyɛ4
襪	祭	3 山-元	P2	bəʔ8	(uaʔ8)	(muai5)		puoi5	(mo6)	(bua6)
絕	祭	3 山-仙	TS1	tsəʔ8	tsuoʔ8	dzye5		(tsø3)	tse6	tsie6
雪	祭	3 山-仙	TS1	səʔ4	suoʔ4	sye4	(ʔø7)	(ʔø7)	sɛ4	sie4
𦉳 <sub>統轉</sub>	祭	3 山-仙	TS1	səʔ8	suoʔ8				sɛ6	

延伸比較莆仙及閩中方言的相應韻讀表現，如表 19 所示：

1. 莆田、仙遊跟閩南漳州、潮汕以及閩東的表現一致，此項韻讀為帶有後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與陰聲韻的韻讀 B (ue、uoi) 完全一致。閩中方言則具聲母條件變體：(1) 舌尖面及舌根聲母條件下，讀為帶有前高圓唇介音成分的韻母 (ye、ye)，例如「說月缺」；(2) 舌尖聲母條件下，三明讀為不帶介音成分的 -e，沙縣讀為帶有前高展唇介音成分的 -ie，例如「絕雪𦉳」。此外，沙縣在陰入調條件下具有細微的條件變體，主要元音 -e 讀為開口度較大的 -ɛ-。

2.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在閩南讀同韻讀對應規則 E 的「絕雪𦉳」三字，莆仙方言的「絕雪」亦讀同韻讀 E (ø)。如前所述，閩南、莆仙「絕雪𦉳」讀同 1 等合口韻讀的特殊表現，跟閩中的聲母條件變體具有相當不同的音韻意義。

#### 四、歷史分層的討論

上一節我們運用方言比較、內部分析等方法，辨析閩語具有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六項韻讀對應規則，並且歸納各項韻讀對應規則的分布特性；這一節進一步藉由系統性檢視的方法，亦即根據各項韻讀對應規則所反映的音韻特點，包括韻讀結構特性與音韻分合關係，來進行歷史分層的工作，並深入探討這幾項韻讀的歷史來源。



(一) 韻讀對應規則的音韻特點與分層

表 20 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韻讀對應規則總表

音韻特點	對應規則	泉州	漳州	澄海	莆田	福清	古田	柘榮	三明	石陂	建陽	建甌
古微歌祭同讀 1 等合口陰聲韻 (另有古之部 1 等)	A	ə	e/ ue	o/ ue	ø/ ue	oi/ uoi	oi/ uoi	oi/ uoi	ue	o	ui	o
古微歌祭同讀 3 等合口陰聲韻	B	ə	ue	ue	ue	uoi	uoi	ue	yε/ ε/ue	ye	ye	yε
古文元同讀 1 等合口陽聲韻	C	ŋ	uĩ	əŋ/ ŋ/uŋ	ø/ ue	oŋ/ uoŋ	ouŋ/ uoŋ	oŋ/ uoŋ	ŋ	ueiŋ/ əŋ	uŋ	ɔŋ
古文元同讀 3 等合口陽聲韻	D	ŋ	uĩ	əŋ/ ŋ/uŋ	ue	uoŋ	uoŋ	uoŋ	yaiŋ/ aiŋ	yiŋ	yeiŋ	yiŋ
古微祭同讀 1 等合口入聲韻	E	əʔ	eʔ	oʔ	ø	oʔ	ouk	ok	ue	o	ui	o
古(微)祭同讀 3 等合口入聲韻	F	əʔ	ueʔ	ueʔ	ue	uoʔ	uok	uok	yε/ ε	ye	ye	yε

總合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六項韻讀對應規則及其音韻特點，如表 20 所示，說明如下：

1. 陰聲韻有兩條韻讀對應規則均反映古微歌祭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韻讀 A 主要分布在 1 等合口字，各地語音表現多為洪音韻讀，其中閩南漳州、潮汕、莆仙及閩東方言在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下具條件變體；韻讀 B 分布在 3 等合口字，閩北、閩中的語音表現，清楚顯示 3 等介音 (\*-j-) 的遺留。
2. 相應於陰聲韻，陽聲韻有兩條韻讀對應規則反映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韻讀 C 主要分布在 1 等合口字，各地語音表現多為洪音韻讀，其中莆仙及閩東方言在唇音及牙喉音的聲母條件下具條件變體，與韻讀 A 相平行；韻讀 D 分布在 3 等合口字，閩北、閩中的語音表現，也清楚顯示 3 等介音的遺留，與韻讀 B 相平行。
3. 入聲韻也有相應的兩條韻讀對應規則，但例字較少，大致上韻讀 E 主要分

布在 1 等合口字，各地語音表現多為洪音韻讀；韻讀 F 分布在 3 等合口字，閩北、閩中的語音表現，也是清楚顯示 3 等介音的遺留。

4. 根據以上六項韻讀對應規則的音讀特點與分布特性，本文將韻讀 A、C、E 合稱為甲類韻讀，韻讀 B、D、F 則合稱為乙類韻讀。今日閩語方言點對甲、乙兩類韻讀之區別的類型可分為三種，如下表：（1）甲、乙兩類韻讀已經混同沒有區別，例如閩南泉州無論陰、陽、入聲韻，甲、乙兩類韻讀均混同為洪音韻。（2）舌齒音聲母條件下，甲類為中低主要元音的韻讀，乙類為帶有後高部-u-介音的韻讀，相對來說，甲類韻讀較乙類韻讀的共鳴腔更大；但在非舌齒音聲母條件下，甲、乙兩類韻讀均混同為帶有後高部-u-介音的韻讀，例如閩東、莆仙。（3）甲類為洪音韻讀，乙類為反映 3 等介音痕跡的細音韻讀，例如閩北、閩中。

		甲類韻讀	乙類韻讀	代表方言
(1)		甲乙兩類混同無別		閩南泉州
(2)	舌齒音	中低元音	帶-u-介音	閩東、莆仙
	非舌齒音	甲乙兩類均帶-u-介音		
(3)		洪音韻讀	細音韻讀	閩北、閩中

5. 甲、乙兩類在語音形式上確實是區別相當清楚的兩種韻讀，進一步要討論的是這兩類韻讀在歷史層次上的關係。倘若僅依據對應規則的主要分布特性，甲類韻讀多數分布在 1 等合口字，乙類韻讀只分布在 3 等合口字，而且兩類韻讀都一致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分合特點，我們應該推論甲、乙兩類韻讀來自同一歷史層次，甲類為 1 等韻的表現，乙類為同部 3 等韻的表現。然而，綜合上一節所述，無論陰、陽、入聲韻，各地均有相關的 3 等合口字不讀為乙類韻讀，卻讀同 1 等合口字之甲類韻讀的參差對應現象，綜合如表 21：

表 21 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 3 等合口字讀同 1 等的綜合表現

例字	上古	中古韻類	中古聲類	漳州	澄海	莆田	福清	古田	柘榮	沙縣	石陂	建陽	建甌
尾	微	3 微	P2								mo2	mui2	
皮 <sub>白讀</sub>	歌	3 支	P1								p <sup>h</sup> o3	hui5	
被 <sub>白讀</sub>	歌	3 支	P1								p <sup>h</sup> o1	hui3	
吹	歌	3 支	TS3				ts <sup>h</sup> oi1	ts <sup>h</sup> oi1					
髓	歌	3 支	TS1			ts <sup>h</sup> ø2	ts <sup>h</sup> oi2	ts <sup>h</sup> oi2	ts <sup>h</sup> oi2				
脆	祭	3 祭	TS1	ts <sup>h</sup> e3		ts <sup>h</sup> ø3							
問	文	3 文	P2							muĩ3	məŋ7	muŋ7	məŋ7
飯	元	3 元	P2							puĩ3	pəŋ7	puŋ7	
宣	元	3 仙	TS1				soŋ1	souŋ1					
選	元	3 仙	TS1				soŋ2	souŋ2	soŋ2				
拴	元	3 仙	TS2					souŋ1	soŋ1	suĩ1			soŋ1
全	元	3 仙	TS1			tsø5							
軟	元	3 仙	TS3			nø7							
遠 <sub>白讀</sub>	元	3 元	K							xuĩ6			
絕	祭入	3 仙	TS1	tseʔ8	tsoʔ8	tsø3							
雪	祭入	3 仙	TS1	seʔ4	soʔ4	ʔø7							
蠶	祭入	3 仙	TS1	seʔ8									
刷	祭入	3 仙	TS2				soʔ4	souk4	sok4		so4	sui4	so4

若分開陰、陽、入聲韻個別來看，我們很容易將之歸為零星的例外現象；但改從系統性的檢視角度切入，清楚顯示此非不合規則的例外，反而含蘊了另一項被隱藏的規則。下面分三部分說明：

(1) 3等唇音字的表現，閩北、閩中的「尾皮被問飯」等字今讀同1等韻讀，其中「尾問飯」為中古非系字，儘管非系聲母條件下，經常影響文讀韻母的3等介音脫落而讀同1等韻，例如閩北3等虞韻非母字「夫」的文讀音  $xu1$  同於1等模韻曉母字「呼」，3等鍾韻非母字「封  $xəŋ1$ 」音同於1等東韻曉母字「烘」，但表21「尾問飯」為白讀，聲母均為雙唇音，閩北在雙唇聲母條件下可以帶有撮口性韻母，3等細音成分並未脫落，例如「肥」讀為  $py3$ 、石陂「斧」讀為  $py3$ 、建陽「風」讀為  $pion1$ ，而「尾皮被飯」等字在建甌亦讀為  $-ye$ 、 $-yiq$ 。由此可推論「尾皮被問飯」等字今讀同1等韻讀，並非唇音聲母條件影響下的後起音變，而是反映「1、3等同讀」的層次韻讀。

(2) 3等舌齒音字的表現，主要集中在閩南、莆仙、閩東，這部分更無法被解釋為後起的聲母條件分化音變，例如「髓脆」二字在相同聲母條件下，閩南漳州「脆」讀同1等韻讀，閩東「髓」讀同1等韻讀，莆仙「髓脆」二字均讀同1等韻讀；再如「磚全」、「說雪」在同類聲母條件下，前者在莆仙「磚」為3等韻讀  $tsue1$ 、「全」則讀同1等韻  $tsø5$ ，後者在漳州、莆仙「說」為3等韻讀  $sue?4/ue7$ 、「雪」則讀同1等韻  $se?4/ø7$ 。閩中沙縣也有「遠」字白讀讀同1等韻讀  $xuĩ6$ ，同類聲母條件下的「勸梳」則讀為細音韻母  $-yĩ$ 。由此可清楚分出兩類相異層次的韻讀表現。

(3) 如第二節的檢討與反思，本文認為閩語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中，必然同時存在「縱向演變」與「橫向滲透」兩種變化與變異，則表21的參差對應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3等合口字發生「乙韻讀→甲韻讀」的縱向演變，且該演變採取擴散方式，並在變化中途受阻而留下不規則的音變殘餘；二是3等合口字有兩種層次表現，分別讀為甲韻讀及乙韻讀，層次橫向競爭的結果，由乙韻讀大幅取勝，甲韻讀呈現零星分布。本文認為第一種解釋有兩個困難：一是「乙韻讀→甲韻讀」的變化缺乏充分的語音結構條件，無法具體解釋為何細音韻變讀為洪音韻，如上述(1)、(2)的說明；二是即使3等合口字乃無條件地發生「乙韻讀→甲韻讀」的縱向演變，那麼其所留下不規則的音變殘餘應是原來的乙韻讀，然則無法合理解釋3等合口字為何零星讀的是甲韻讀。

據此，本文傾向從「橫向滲透」的角度提出推論，3等合口字的甲、乙兩類韻讀應為對立的層次異讀，也就是說，甲類韻讀在歷史層次上應跨越兩項白讀層，一為1、3等分立的歷史層次，一為1、3等同讀的歷史層次，如下表所示（以漳州——莆田——福清——三明——石陂的陰聲韻讀對應為例）：

	1 等	3 等
層次 I：1、3 等分立	甲類韻讀	乙類韻讀
	e-ø-oi-uɛ-o	ue-ue-uoi-yɛ-ye
層次 II：1、3 等同讀	甲類韻讀	
	e-ø-oi-uɛ-o	

閩語韻讀系統中表現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者，應來自兩個不同結構特點的歷史層次：一是 1、3 等分立的歷史層次 I，包括甲、乙兩類韻讀，甲類為 1 等字韻讀，乙類為 3 等字韻讀；一是 1、3 等同讀的歷史層次 II，該層次的 1、3 等字均為甲類韻讀。

6. 區辨了這兩項不同結構特性的歷史層次，再回過頭來看閩語各方言點的層次表現，會發現閩南、閩東、閩北的層次競爭情況不盡相同：閩南傾向 1、3 等同讀的層次結構，尤其是泉州；閩北傾向 1、3 等分立的層次結構；閩東則介於其間，舌齒音聲母條件下傾向 1、3 等分立的層次結構，非舌齒音聲母條件下重新整合為 1、3 等同讀的層次結構，但該項韻讀的語音形式轉為帶有 -u- 介音的乙類韻讀。

## （二）歷史層次的來源

上一小節釐清甲、乙兩類韻讀的歷史層次關係後，本小節更深入探討這兩項層次的歷史來源。以下分兩部分進行討論，一方面對照古漢語的歷史音韻演變與發展，探討「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音韻分合關係所反映的歷史時間範圍；另一方面，著眼於閩語內部歷史層次結構特點的系統性比較，據以推論合口性字群「1、3 等分立」及「1、3 等同讀」兩項層次系統的歷史來源。

### 1. 北方古漢語相關的歷史音韻演變

閩語這兩項歷史層次均呈現「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古歌祭兩部本即具有緊密的相應關係，閩語的韻讀演變重點在於古微部與古歌祭兩部同讀，相應地古文部亦與古元部同讀，而且都只限於 1、3 等合口字。閩語這項歷史音韻特點的形成，可以有兩種解釋的角度：一是直接吸收來自北方古漢語的韻讀系統，反映的即是當時入閩的北方古漢語的音韻分合關係；二是閩地接受

北方古漢語的韻讀系統後又進行內部的調整音變。

參照古漢語的歷史音韻演變與發展，<sup>9</sup>陰聲韻如表 22 所示，兩漢以後古微部與歌部時有往來，古微部有一部分 1 等字及 3 等字在押韻表現上併入歌部，也就是表示古微部有一部分 1、3 等字經過音讀變化而與古歌部 1、3 等字混同，且其後來均演變為合口韻。據此，閩語極可能直接吸收北方古漢語的韻讀系統，其古微歌祭同讀的層次時間應不早於兩漢；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另有古之部 1 等字亦與此同讀，但陽聲韻部分卻完全沒有古蒸部字同讀的現象，由於之部與蒸部在兩漢以前還維持緊密的陰陽相應關係，魏晉以後，之部陰聲韻字因為塞音韻尾的弱化音變，與蒸部、之部入聲漸行漸遠，到了南北朝時期，之部 1 等字與微部 1 等字合為灰哈韻，這樣看來，古之部 1 等字與「古微歌祭同讀」合流的歷史時間，應下推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陽聲韻則如表 23 所示，古文部與元部往來的時間乃在魏晉以後，但是此時古文部為一部分 2 等字及 4 等字在押韻表現上併入元部，此與陰聲韻的結構變化並不一致，也與閩語今讀限於 1、3 等字的表現不相符合，根據何大安（1981）的研究，到了南北朝時期，古文部 1 等字與部分元部 3 等字合為元魂痕韻；本文認為著眼於「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其層次時間應不早於魏晉南北朝時期，閩語可能在接受北方古漢語的韻讀系統時，又受陰聲韻的類推影響，進行內部的調整音變，造成古文部有一部分 1、3 等合口字經過音讀變化而與古元部 1、3 等合口字混同。

<sup>9</sup> 本文主要根據丁邦新（1975）、何大安（1981）對魏晉南北朝歷史音韻的研究成果。其他各家對於歷史音變的解釋角度雖有所參差（例如羅常培、周祖謨 1958；周祖謨 1996，2004；張琨 1987）；但古漢語詩文材料客觀反映以下三個音韻現象：（1）古微部的部分例字（後來進入中古戈韻、支韻的合口字）在西漢時期已與古歌部字一起押韻；（2）古文部的部分例字（後來進入中古山韻、先韻者）在魏晉時期已與古元部字一起押韻；（3）南北朝時期中古元韻字與魂痕韻字可以一起押韻。

表 22 古漢語微部與歌祭兩部的歷史音韻演變與發展（丁邦新 1975）

上古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	中古
之	之	之	哈	灰哈	哈 1
					灰 1
微	脂	脂	皆		哈 1
					灰 1
			皆	皆 2	
			之脂	脂 3	
	脂	微 3			
	歌	歌	歌	歌	歌
支			支	支	支 3 合
歌			歌	麻	支 3
					麻 2
歌	歌	歌	麻 3		
歌	歌	歌	歌	歌戈 1	
祭	祭	祭	泰	泰	泰 1
			祭	夫	夫 2
				皆	皆 2
				廢	廢 3
				祭齊去	祭 3
			齊 4		

閩語這兩項歷史層次除了呈現「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還有兩大音韻特點需要特別注意，一是「等第有別」，同讀者只限 1、3 等字，古微歌祭、古文元的 2、4 等字並不與之同讀；二是「開合口有別」，同讀者只限於合口字，古微歌祭、古文元的開口字並不與之同讀。根據這兩大音韻特點，本文認為這兩項層次所反映的歷史時間範圍，確實應在同韻部等第及開合口已漸次區別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表 23 古漢語文部與元部的歷史音韻演變與發展（丁邦新 1975）

上古	西漢	東漢	魏晉		南北 (何 1981)	中古				
文	真	真	真	魂	元魂痕	痕 1 魂 1				
				真	真諄臻	臻 2 真 3 諄 3				
						文	文欣	欣 3 文 3		
				元	山先仙	山 2 先 4				
			元	元	元	寒	寒桓刪	寒 1 桓 1 刪 2		
								元	山先仙	山 2
									元魂痕	元 3
						山先仙	仙 3 先 4			

## 2. 閩語歷史層次結構特點的系統性比較

本文認為不同歷史音韻類別的字群，在同一歷史時間層次上會有相對應的音韻系統表現。也就是說，同一歷史層次的各韻攝字群，因為來自同一音系的結構系統以及音變的規律性，必定會有相對應的音韻結構特性。據此，我們可以透過聯繫其他韻攝字群的歷史分層特點，特別是合口性韻攝，來推論這兩項層次的歷史來源。

閩語遇攝合口模虞兩韻字群、通攝合口字，以及主要元音趨近合口性質的宕攝開口字，也有「1、3 等分立」及「1、3 等同讀」兩項層次系統的區別，前者歸屬晉代北方層，後者歸屬南朝江東層。以下分別說明。



表 24 閩語遇、通、宕三攝 3 等獨讀的韻讀對應表

例字	上古	中古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鬚珠樹 脍美軀	侯魚	虞 3	iu/u	iu/u	iu/u	iu/u*o	iu/u	iu/u	iu/y	iu/o	iu/y
丈娘漿 牆上癢	陽	陽 3	iũ	iõ	iē	yoŋ	yøŋ	yøŋ	ioŋ	ioŋ	ioŋ
銃窮腫 春胸	中東	東鍾 3	iŋ	iŋ	eŋ	yŋ/øŋ	yŋ	yŋ	ueiŋ	eŋ	æyŋ

表 25 閩語遇、通、宕三攝 1、3 等同讀的韻讀對應表

例字	中古	泉州	漳州	澄海	福清	古田	柘榮	石陂	建陽	建甌
補擇屠誤 夫兩戍輸	模虞	ɔ/u	ɔ/u	ou/u	uo	uo	uo	io	io	io
湯糖园缸 長床瓢央	唐陽	ŋ	ŋ	əŋ	oŋ	ouŋ	oŋ	ɔŋ	ɔŋ	ɔŋ
終頌雍 <small>雍菜</small> 豐用	東冬鍾	ɔŋ	ɔŋ	oŋ	uŋ/oŋ	—	uŋ	əŋ	oŋ	ɔŋ

表 24 顯示閩語遇、通、宕三攝有一「3 等獨讀」的層次，多數帶有前高介音成分，或者影響主要元音高化，反映原來 3 等介音結構的強勁存在。其中虞韻字具有條件變體，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iu，閩南、閩東在非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為-u 或-u 的韻變音讀，而閩北則在唇音聲母條件下讀為-y 或-o。相對於此，表 25 顯示閩語遇、通、宕三攝另有一「1、3 等同讀」的層次，同攝 1、3 等韻同讀為洪音韻母，例如遇攝 3 等虞韻與 1 等模韻在閩東同讀為-uo，閩北同讀為-io，閩南則具條件變體，舌齒音聲母條件下讀-u，非舌齒音聲母條件下則讀為-ɔ或-ou。

根據杜佳倫（2014）對於閩語層次系統的研究成果，Norman（1979）提出閩語三層次說的「南朝層」應再細分為「晉代北方層」與「南朝江東層」，此不僅更符應當時北方漢人大批移居江東的南北接觸歷史，閩語也有各成系統的歷史音

韻對應表現。晉代北方層的主要韻讀特點在於：2、4等韻合流同讀，而3等韻高部介音(\*-j-)相當穩固，今讀多為帶有前高介音的細音韻母結構。此與魏晉時期古韻部2、4等字與3等字的分化演變密切相關。大抵而言，兩漢至魏晉時期2、4等介音對於元音的影響性較為相近，而與3等介音截然有別，因而導致上古韻部2、4等字與3等字的分化，例如魏晉時期古脂部的2、4等字已經與3等字分立，前者與古微部的1、2、4等字合為「皆韻」，後者則獨立為「脂韻」，並納入少數古之部3等字，這也同時造成魏晉韻讀系統中同一韻的2、4等字與3等字之歷史來源並不一致，例如元韻的2、4等字實際上是歸併了古真、文、元三部不同來源的例字，相對地元韻3等字則單純來自古元部。閩語吸收了魏晉北方漢語的這項結構特點，形成「2、4等同讀，3等獨讀」的歷史層次系統。

而南朝江東層的主要韻讀特點在於：3等韻分成兩類演變，一是與同攝4等韻同讀為細音韻（例如蟹、山、咸、效等攝的開口3等韻）；二是與同攝1等韻同讀為洪音韻（例如遇、流、宕開、通等攝的3等韻）。此與南北朝時期3等韻的雙向發展密切相關。大抵而言，南北朝時期的3等韻分成兩種情況：一是與同攝4等韻合為一韻，與1等韻截然有別，例如宵蕭韻、祭齊韻、仙先韻、鹽添韻；二是仍與同攝1等韻往來密切，例如侯尤韻、模虞韻、唐陽韻、冬鍾韻，此雙向演變應與主要元音的徵性差異有關，帶有後部圓唇徵性的主要元音，對3等介音的高前化作用造成限制，因而南北朝詩歌押韻表現上，模虞、侯尤、唐陽、冬鍾等1、3等韻仍然可以一起押韻。此外，當時古江東方言可能本即不善掌握接後部元音的3等介音，因而產生《三國志》所著錄的江東童謠反語：

童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岡也。

以1等字「閣」做為3等字「石」的反語下字，而3等字「成」則做為1等字「岡」的反語下字，反映當地魚陽韻的1等字與3等字在韻讀上沒有嚴格區別。閩語吸收了南北朝時期江東方言的結構特點，帶有後部圓唇徵性的韻攝字群，便形成「1、3等同讀」的歷史層次系統。

本文所討論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者，同樣分有「1、3等分立」以及「1、3等同讀」兩個相異結構特點的歷史層次。聯繫以上帶有合口性質的遇、通、宕三攝的歷史分層特點來看，本文認為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兩項層次，

「1、3 等分立」者應屬晉代北方層，此系統中 3 等字具獨立音讀；「1、3 等同讀」者則屬南朝江東層，此系統中合口性的同攝 1、3 等字具相同的洪音韻讀。

## 五、結論

本文以閩語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韻讀做為分析研究的對象，詳細辨析閩語各次方言的韻讀對應關係，一共析出六項對應規則（A~F），根據這六項韻讀對應規則所反映的音韻特點，本文將之大分為甲、乙兩類韻讀，兩類韻讀均具陰、陽、入相應的系統性特色，都共同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關係，但卻表現相異的結構特性，甲類為「1、3 等不分」的韻讀，乙類則是「3 等獨立」的韻讀，就 3 等字而言，甲、乙兩類韻讀應屬不同的歷史層次系統，就 1 等字而言，甲類韻讀則極可能包括了兩個歷史層次。釐清甲、乙兩類韻讀的歷史分層關係後，我們進一步對照古漢語的歷史音韻發展，並結合閩語內部歷史層次結構特點的系統性比較，推論「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時間範圍應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其中「1、3 等同讀」的層次系統反映南朝江東方言的影響，而「1、3 等分立」的層次系統則反映晉代北方漢語的影響。

本文將歷史層次的研究分為兩階段工作，一是比較分析韻讀對應規則，二是就各項韻讀的音韻特點與其所反映的歷史音韻關係，進行歷史分層工作，進而推論歷史層次的時空來源。而以往對於閩語歷史音韻的研究較著重於原始韻讀的構擬，只需在第一階段的分析基礎之上，即可進行構擬與討論。本文所辨析的閩語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六項韻讀對應規則，Norman（1981）已有初步的比較分析，但未有系統性的討論，該文構擬的六個相關原始韻讀與本文分析的六項韻讀對應規則，相應如下表：

	Norman (1981)	對應規則
1	*oi	A
2	*ye	B
3	*on	C
	*ot	E
4	*ion	D
	*iot	F

大致而言，第 1 項韻讀\*oi 即本文分析的韻讀對應規則 A；第 2 項韻讀\*ye 即韻讀對應規則 B，第 3 項包含兩個韻讀\*on/ot 即韻讀對應規則 C、E，第 4 項亦包含兩個韻讀\*ion/iot 即韻讀對應規則 D、F。Norman (1981) 未從結構系統性切入討論，也未以古漢語歷史音韻為參照，完全從方言比較歸納對應規則，進而構擬原始音讀。本文運用不同切入角度的層次分析方法，同樣獲得六項分立的韻讀對應規則；並且更進一步為每項韻讀提出其歷史層次的定位，歷史分層結果如下：\*oi、\*on、\*ot 三項原始韻讀共同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歷史音韻演變，呈現陰、陽、入緊密相應的結構系統性，但在歷史層次上應分為二：一是「1、3 等分立」的 1 等韻音讀，二是「1、3 等同讀」的共同音讀；相應於此，\*ye、\*ion、\*iot 三項原始韻讀亦共同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以及「陰、陽、入緊密相應」之音韻系統性，但在歷史層次上歸屬「1、3 等分立」的 3 等韻音讀。

閩語歷史音韻研究以往較著重於原始韻讀的構擬，但構擬原始音讀的嚴格辦法，不僅要進行大量同源語詞的對應比較，還應該顧及共同音韻的整體系統性；本文僅討論閩語反映「古微歌祭同讀、古文元同讀」的兩類韻讀，因此，將研究重點放在層次分析上，透過歷史分層工作深入探究韻讀與層次之間複雜的對應關係，一個歷史層次包含一批具有結構系統性的韻讀，而單一韻讀也可能同時跨越多重層次；從閩地的發展過程與語言現象來看，清楚辨析其複雜多重的歷史層次，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閩語實際的歷史音韻變動。待歷史分層及各層次音韻特點一一釐清以後，我們方能進一步從整體結構系統性的角度，重新檢視原始韻讀的歷史意義。

## 引用文獻

- 丁邦新：*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5年。
- 古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古田縣志》(方言志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1年。
- 李如龍：《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 吳瑞文：〈論閩方言四等韻的三個層次〉，《語言暨語言學》第 3.1 期，2002 年，頁 133-162。
- \_\_\_\_\_：〈共同閩語\*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語言暨語言學》第 10.2 期，2009 年，頁 205-237。
- 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2014 年。
- 林倫倫：《澄海方言研究》，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年。
- 林連通：《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
- 周祖謨：《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 \_\_\_\_\_：〈魏晉音與齊梁音〉，收錄於《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年，頁 87-120。
- 建甌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建甌縣志》(方言志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 柘榮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柘榮縣志》(方言志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 徐芳敏：《閩南廈漳泉次方言白話層韻母系統與上古音韻部關係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年。
- \_\_\_\_\_：《閩南方言本字與相關問題探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3 年。
- 馬重奇：〈漳州方言同音字匯〉，《方言》第 3 期，1993 年，頁 199-217。
- 莆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莆田縣志》(方言志部分)，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 梅祖麟：〈現代吳語和“之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第 1 期，2001 年，頁

3-15。

- 陳忠敏：〈重論文白異讀與語音層次〉，《語言研究》第3期，2003年，頁43-59。
- \_\_\_\_\_：〈論語音層次的時間先後〉，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二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a年，頁123-132。
- \_\_\_\_\_：〈有關歷史層次分析法的幾個問題〉，收錄於《漢語史學報》第五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b年，頁207-229。
- \_\_\_\_\_：〈論閩南話齊韻的讀音層次〉，收錄於《山高水長：丁邦新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6年，頁785-800。
- \_\_\_\_\_：〈語音層次的定義及其鑒定方法〉，收錄於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2007年，頁135-165。
- \_\_\_\_\_：〈論閩語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層次分析與層次比較的方法〉，收錄於《語言研究集刊》第九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頁6-27。
- \_\_\_\_\_：〈也談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收錄於《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七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33-69。
- 張光宇：《切韻與方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張琨撰，張賢豹譯：〈漢語音韻史中的方言差異〉，收錄於《漢語音韻史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7年，頁35-57。
- 馮愛珍：《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
- 楊秀芳：《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2年。
- \_\_\_\_\_：〈從詞族關係論幾個衣袖名稱的來源——兼論江東方言詞「裊」的系屬問題〉，《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2.1期，2009年，頁19-52。
- 戴黎剛：〈歷史層次分析法——理論、方法及其存在的問題〉，《當代語言學》第1期，2007年，頁14-25。
-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
- 秋谷裕幸：〈福建石陂方言音系〉，《方言》第1期，2004年，頁76-91。
- \_\_\_\_\_、韓哲夫：〈歷史比較法和層次分析法〉，收錄於《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77-334。
- Norman, Jerry. "Tonal Development in 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973):222-238.
- \_\_\_\_\_."The Initials of Proto-M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974):27-36.

\_\_\_\_\_..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第4期，1979年，  
頁268-273.

\_\_\_\_\_.. “The Proto-Min Finals.” 《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台  
北：中央研究院，1981年，頁35-73。

## A Diachronic Strata Analysis of the Identical Finals of the Archaic Rime Categories “Wei, Go, Ji 微歌祭” and “Wen, Yuan 文元” in Min

Tu, Chia-lun\*

[Abstract]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identical finals of the archaic rime categories “Wei, Go, Ji 微歌祭” and “Wen, Yuan 文元” between southern Min, eastern Min, northern Min, Pu xian and central Min. The variation of finals resulted from internal sound changes or the competition among strata could be clarified through studying the unequal correspondences. Based on the phonological distinctions of each correspondence rule, the probable historical origin of each stratum is discussed. The conclusions are: (1) six correspondence rules and two strata could be differentiated; (2) the two strata have different structural features: one is the words from Qie yun Grade I and Grade III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onology have identical finals, and the other is the words from Qie yun Grade III have unique finals; (3) the probabl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former strata is the Jiang-tung dialect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latter strata is from the northern Chinese in Jin period.

**Keywords:** Min, historical phonology, strata analysis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